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一

表五十九

進文章二



進千秋金鏡錄表一首 進王維集表一首

進寶應長寧樂表一首 進元和聖德詩表一首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一首

進平淮夷雅篇表一首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一首

代百寮進農書表一首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鴈歌表一首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一首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一首



舉薦

薦鮑幾表一首

薦顧協表一首

為宇文戶部薦隱淪表一首

自舉表一首

責躬薦弟表一首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一首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一首

進文章

進千秋金鏡錄表

玄宗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

臣九齡言臣伏見千秋節日王公以下悉以金寶鏡進獻

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為

集作謂

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妍

媸則觀

集作見

之於外徃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

於內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

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

固不假於事鑒然天覆

集作覆載

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

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鑒十章分為五卷

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識

集作擇

不深至於區區

効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進王維集表

代宗

王縉

附見王維集

臣縉言中使王丞華奉宣進旨

集作止

應是王維文賦並仰

錄寫進上者

十三字集作令臣進亡已故尚書右丞維文章

恩命忽臨以驚以喜

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

集作當官



堅正秉操孤貞

集作直

縱居要劇不忘清淨

集作靜

實見時輩

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

為文未嘗廢筆

集作未嘗廢業

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籥筭之中臣

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

集作曲奉進

承天鑒下訪遺文蒐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窳沒而不朽成

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縉誠

惶誠懼

集作恐

頓首頓首謹言

進寶應長寧樂表

代宗

張謂

臣某言臣聞理定制禮功成作樂古先哲王不易之典伏  
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續堯立極繼武承天神授五  
兵聖包七德頃歲自王邸登將壇祇奉廟謀龔行天罰卷

舞龍豹指麾而復洽陰陽誅翦鯨鯢顧盼而並收河朔九

鼎還重三光益明趙魏小康周秦大定伏見所部寄住客

前梨園供奉官梁州克義府果毅劉日進新造寶應等凡

十八曲其調合雅其聲用宮以歌盡言以舞盡意夫雅者

三代之樂貴之則鄭衛不行宮者五音之名用之則角徵

咸叙興亡理亂實繫於茲昔王令言聽安公子失宮聲知

隋氏禍敗非久今臣見寶應樂用宮調知皇家運祚無疆

故製造其詞發揮成曲庶登樂府上達天朝謹附前梨園

供奉官某進表以聞

進元和聖德詩表

憲宗

集以此表為元和聖德詩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



臣朝廷清明無有欺弊集作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

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

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

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况其職業又

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詩以稱述集作道盛德

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効為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

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

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謹冒昧塵獻無任惶

悚之至集無此十一字

進撰平蔡州集作碑文表憲宗

前人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集作收復淮西群臣請

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是非其所

任為愧為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

君既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必有奇能傳辯之士為時而

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

巍煌煌一作穆穆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

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

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

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

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

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



登大平刻刮群姦灑掃疆土天之所履莫不賓順然而准  
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  
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蜀本作森列儒宗文師磊落  
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即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  
侍從之臣不可一一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  
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侍集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  
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  
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錄封進無任慙  
惶怖懼集作慙羞戰怖之至

進平淮夷雅篇表憲宗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  
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  
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  
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  
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  
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  
分土則崧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  
江漢常武鏗錡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  
位已集作以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  
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集作伏



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  
尹吉甫邵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  
再拜以獻無任兢懼之至臣某誠惶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憲宗 呂溫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  
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

集作冠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群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

順道德之要 集作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

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群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

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

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

邇安欲以人情為田講學而稨鎮定皇極耀 集作輝 光時雍

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

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為嚴師以故洋州

刺史臣趙匡為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

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

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玄首雖

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偕 集作相 遇竊以德之匪隣骨

肉無應道苟訢合 英華作道 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

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

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以 集作道 為家寶罪實欺天

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閣門奉進伏候聖旨輕贖宸嚴



蒐爽飛越無任

代百寮進農書表 憲宗

前人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與令  
 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 中謝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圓丘可以致誠未足以勸農 集作爲  
 躬秉耒耜籍田於 集作于 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  
 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行 集作變 之  
 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弘我  
 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  
 慈儉捐金而寶穀非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  
 任土絜粢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爲農豐年屢薦

於郊歌嘉瑞繼書

集作光

於國史而不自蒲假惟懷永圖每

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祥經  
 始歲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  
 清親覽奧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  
 梓草坯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宸心感念剛畝昭蘇一  
 歎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  
 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  
 氲九扈孔脩賀生靈於富庶謹繕寫前件書凡二十篇共  
 成三卷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獻以聞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鴈歌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某月日臨御某殿射飛鴈一隻應



弦而落歡動宮闈武暢環衛中謝臣家世為將揚聲朔野

弧矢之事少嘗習焉每張侯為鵠注鏃而釋期於必中十

不一二今則禽飛於青冥之際箭發于倏忽之間一聲劈

雲雙翼墜地此皆神授審固靈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

威也臣才質無取蒙恩深厚脫劍免胄之餘輒思撰射鴈

歌一章隨此上獻誠不敢繼抗墜列風雅姑以抒下情宣

上德附於大武之末而登歌焉無任歡忭怔營之至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宣宗杜牧

臣某言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

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

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載集作言念疲羸常患

英華作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愛朝廷分憂為百

姓去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

之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理邵父杜母之恩校

之於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

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

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所集作効之績慰江西去思之

心特與彰揚創為碑紀是宜使內署學士西掖詞臣振發

雄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為鄙蕪集作明命忽臨牢讓

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

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理之切事必

直書詞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一作彰明



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  
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  
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錢翊

臣某言臣聞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通而若啓源流詩作  
而自合律呂伏惟陛下道惟恭默稟在文思求圖欲漸於  
無爲睿覽且明於多暇因臨丹壑遂躡金繩喜物象之澄  
清假詠歌而放曠聲傳天籟韻合霜鍾篇殊黃竹之名辭  
掩白雲之美臣等逢時竊位敢並率平應詔屬詞文非顏  
謝徒偶昭融之運獲聞雅正之音傾聽不知愧延陵之季  
子試吹必濫比南郭之先生但思叅列輔臣安敢首違聖

旨輒同擊壤仰和貫珠誠懷鄭衛之慙但感宮商之說皇  
辰自轉難參旭日之光輦鼓空鳴莫續春雷之響其奉和  
御製五言七言詩二首謹錄進上塵黷聖鑒臣無任循省  
惶越之至

舉薦

薦鮑幾

梁書作  
機下同表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敷疇咨庶載髦俊所  
以並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  
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  
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  
賁於丘園常較投鈞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



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誠一作識愧知才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年五十有七字景玄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廣平雅志弘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三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隈牧州陳顧羣之好禮徐靖為郡薦袁奐之篤學栢範驅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徃哲識愧前脩輕塵聽覽伏待斧鉞謹奉表

薦顧協表

梁相東王

即元帝也

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蕪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閭里學蕪文義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家一作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伯一作續疑當作續按晉書隱逸韓續傳孔愉之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韓伯傳無此字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

一作皆梁書顧協傳



爲宇文戶部薦隱淪表

樊衡

臣某言臣將使之辰特奉天旨念及遺逸委臣明敷蕪恤  
屢空令臣調給臣謹依制命宣布遐邇承風籍一作響隱  
淪皆出考其精尤所得如右伏惟陛下恢徵士之典飾蒲  
車之儀一作義昭示海內令知聖朝有寵贖之盛臣之報國  
志願畢矣孰知多士盈朝四門已集微臣所奏不動聖衷  
誠願陛下留意才難願求邦本山高惟積不厭高深芻蕘  
有裨伏希裁擇臣無任懇迫之至

自舉表

玄宗

蘇源明

草莽臣某言臣實陋微素乏才業將遂長往守此無用天  
鑒孔明澤覃幽僻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詣闕自舉不次

之私無限於物豈伊庸菲所當膺荷伏惟開元神武皇帝  
陛下道密旒宸德孚天地忝在草木幸均雷雨朝夕微命  
虛受臣生偃卧窮數詎知帝力展義介丘肆覲群后得列  
庶人之間不在後夫之上王者能事邦家烈光耳未前聞  
日所畢覩載懷涵育無咎造化孰謂聖恩曲貸巖壑顧慚  
庸近何階對敷臣聞明主臨下也務求才以自輔量能以  
自進臣才非令問譽寂鄉黨志尚庸寡理絕聞知縣令臣  
柳國狀臣於編戶之中刺史臣柳絳諭臣以明削之意且  
臣山東一布衣耳在昇平之時徵求之口非自察者難審  
其可苟欲避嚴令發困蒙心靈震越寢寐驚悸無任承恩  
喜躍之至



責躬薦弟表 肅宗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壽集作能

幾何久竊天官每兢集作慙戶素填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

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懦弱集作愚弱託病彼囚不賜

疵瑕累遷省閣集作門非昭洗罪累每負惡名在於微臣百生

萬死集作足非昔在賊池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

脩道及奉聖主伏戀仁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

尚忝簪裾昔集作始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

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為政本源非

敢論議他人竊見二字集作竊以兄弟自此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

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

命臣忠不如第一也縉前後効集作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

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第二也臣頃負累狀在三司縉

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優恤集作憂憐臣義不如

第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

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第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尚人

植性謙和執心平坦集作直臣無度量實自空踈臣德不如

第五也臣之五短第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為政顧臣謬

官華省而第遠守方州外愧其集作妨賢內慙比義痛心疾

首以日為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閭然孤獨迥無子

孫第之與臣更相為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倘

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



歸田里賜第散職令在朝行集作廷臣當苦行齋心第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膽塗地殞越為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墜迫之至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德宗 柳宗元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多集作大方擇善而舉明主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集作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理化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理敏一作幹而甚文求之後來畧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一作去某月日荆南奏官勅下今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

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一作嚴自代表德宗 李冉

臣某言伏惟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直躬激俗潔廉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已來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張嚴在任三年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至免官在理可容原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以來詎今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臣無政能坐待顛躓使嚴代處必有成功伏望天恩遂臣誠請無任悃款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六十二

表六十

進祥瑞

齊王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蒼烏表一首

齊王進赤雀表一首

為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一首

為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鵲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進拍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蒙賜馬一疋

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棋表一首

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一首



為留守奏羊乳麀表一首

為留守奏嘉禾表一首 進鬪羊表一首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一首

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一首

進文馬表一首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一首

廬州進嘉禾表一首 進異馬駒表一首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白兔表

庾信

臣聞與國欲遠則土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麀入貢伏惟  
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  
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

鄙轅門所屆始次能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  
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輿頌効異披圖尊敬之  
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夾略瑞以素質彌  
雄西氣庶重承廟筭方事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  
鳧藻踊躍之情 云云

齊王進蒼烏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闡霸圖下建章之鵠 一作鶴 猶  
調和氣况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  
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 一作刑於 四海攝提從  
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  
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

齊王進蒼烏表

東仕



州射堂內見一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  
司風之翼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  
慈之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  
令赤鳳留止偏爲瘞玉之歌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齊王進赤雀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一作鶴下猶明漢  
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雁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  
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  
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暉  
牒稱戶屬秦州清水郡怕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  
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象

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鄴戶周之受命興乎  
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  
成臺名堪紀號豈直一作非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  
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藻  
之至

爲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 李嶠

臣某言臣聞五氣殊方元龜列於玄武四靈異稟神蔡遊  
於紫泉用能藏往知來發祥祚聖大禹之末終天祿文薦  
九疇隆姬之乃命帝庭兆言三吉永言秘寶錄存縑簡伏  
惟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蘊靈沙劫屈道璿樞推正覺而御  
彛倫弘大悲而撫群倍雲行雨施之澤下漏三泉春生夏



長之人曲成萬物恩洎草木惠覃飛走天澤感氣而延和  
神靈應德而呈瑞伏見所部錢塘縣人聶幹於市內水中  
獲毛龜一枚脩尾長頭玄甲綠毳名掩於楚宗狀竒於靈  
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詎能齊其詭異  
伏叢著而自爰下蓮芳而暫出美蕪曠代休踰群祉謹按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澤湛漬漁獵從時則靈龜出禮舍  
文嘉曰內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靈龜陛下解網收  
罟弘天地之大德創制改物窮帝王之能事宜其膺受冥  
貺克享珍符且益有十朋表賢才之入用壽踰千祀彰聖  
曆之無疆嘉祉不召而自臻乾象無祈而潛應臣謬當重  
寄親奉洪庥靈異爰臻既駭於常觀忭舞胥屬實蕪於恒  
品無任慶躍之至

爲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鵲表 前人

臣晉卿言昨於宿羽亭子園內捉得赤觜山鵲一枚其鳥  
有三足中足有五指近人相託爪上有毛儀觀非常精彩  
特異雖貌在禽類而名高羽族鮮毛孕碧勁觜含丹三足  
呈休與黔烏而比孝五指爲瑞共白鱗而同德填河未足  
方其美繞樹無以儷其珍故使綠衣翠襟羞言辯惠藻翰  
錦臆憚稱竒偉將明天子之德遂入虞人之羅自非睿感  
潛通禎符顯應豈能殊祥畢奏異物咸臻曠千古而難逢  
超百王而獨異臣謬忝簪笏忝列葭葦忭躍之情實倍恒  
品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其山鵲謹隨表同進



爲鳳閣李侍郎進瑞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蒙

賜馬一匹表

前人

臣某言臣昨輕率愚陋進瑞牛一頭今蒙恩賜良馬一匹  
伏惟陛下道超萬古化穆三神故得天壤薦成幽明歸奉  
植物動類變形質而呈休羽族毛群革音容而表貺萬爲  
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拍者粹文煥炳於純離之畜斯乃  
自天靈命曠代殊祥實上聖之元符在微臣之何力猥蒙  
宸獎曲被皇慈移滅沒於帝閑降權奇於御阜漢宮流赭  
遂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一作齋室豈直衣冠同羨  
固亦妻子相驚臣亦何人冒斯殊寵惟當附茲驥尾希自  
勵於疲駑託此龍媒庶長承於驅策無任悚戴之至謹奉

表陳謝以聞

爲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楹表 前人

臣某言聞京兆萬年縣大寧坊宅內有桑樹一株暮秋生  
子初冬楹熟今謹取得專輒進奉伏惟陛下惠覃區寓仁  
洎草木故得神蚕之樹發秀於寒露之辰帝女之林結實  
於繁霜之下出於萬年之界彰一人萬歲之符生自大寧  
之坊表群生大安之慶鳴鴉已革見夷貊之懷音絲蠶行  
豐知府藏之逾實殊禎荐委絕貺仍臻凡在含生孰不欣  
慶無任忭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留守作奏慶山醴泉表 武后 張說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



知綿代曠曆慶謀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集作  
 應之瑞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  
 政欽若玄象弘濟蒼旼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  
 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滂雨外息豈  
 止搖風紀月之草列時於階厨儀簫御籙之禽相鳴於戶  
 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玄德之潛通顯黃祇  
 之昭報臣去集作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  
 忠狀稱去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  
 謹差司戶集作戶曹參軍孫履直對山側集作中百姓檢問得狀  
 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  
 天青如雲集作天晴無雲異雷雨集作風雲非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

綴爾隆崇巍然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  
 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  
 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僊漿  
 於軒后均愈疾於漢代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  
 則生臣又按白武通曰醴泉者義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  
 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湧潛  
 潭集無潭字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  
 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  
 智土為信集作仁水伏於土臣之道也水相於金子之佐也  
 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  
 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為鎮國水



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契集作景

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

迄于集作於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並泌

䟽英華作其群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今古集作魯無擬

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賁億齡愉衍萬宇臣厚

司京尹忝寄留臺牧西土集作之疲人荷東蕃之餘寵游

泳鴻露集作震悚明神禧祉有歸集作神禧嘉光啓茲部

喜觀殊觀實百恒流踊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

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謹遣某官進圖奉進

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武后前人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監集作不昧必

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

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

而歸仁西域竒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集作得所部萬

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殺牝羊乳麀麀一頭狎

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集作所產若素同群理有可嘉事

無前例臣聞異物集作竊相育外方慕化之微野畜自馴

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辯歡心百獸之庭曠俗懷音

稽首三朝集作稽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

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蔬天鏡顯代康之文援此比蹤

實為同貫况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竒花拾嘉

禾之餘穗羊楨甚玉麀慶踰集作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



福應之盛今集作前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忭集作躍之至兼倍恒流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為留守奏嘉禾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聞天聽自人神和在德代非乏瑞罕遇開一作

泰之期福不虛徵必俟休明之主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

帝陛下仁履萬靈孝理四海功莫集作高於尊祖道莫大

於配天嚴備郊禋崇肅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恩

集作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先於帝籍後不紊集作於農

時嘉氣橫游集作祥風紛灑騰文煇色九光連合於貞明

逸輦殊倫集作百寶駢茲於動植臣今日日奉進旨告

望鳳臺慶山醴泉之瑞其日於山陵東三字集栢城內得

嘉禾一本臣初見衆苗亘壟香穎垂秋嘉玩集作繁滋欲

觀成粒左右無識折以呈臣異其綠葉緩舒葱芒壁秀熟

視竒狀乃知嘉祥下則異畝合莖上又同連雙穗昔雍熙

之代政理之君雖導出應時而生不擇地禾有託根神域

彰孝德之能深吐秀壽宮助粢盛之豐潔此蓋睿誠通感

靈集作祐降祥中古以來未覩斯美臣籍慶宗枝久沐星

潢之潤躬持瑞穎預奉天保之符忭悅之誠倍兼恒品

進鬪羊表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鷄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

生越雋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

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遁村獸



不藏伎如蒙効竒靈圍角力天塲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  
以奮擊跌古亢切疾也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  
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鷲狼聞而擊節冀將少助  
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鬪不  
解立有死者所賴一作願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  
未堪履地謹遣男附馬都尉均謹詣金闕舊唐書作明門陳進  
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玄宗

蕭穎士

臣某言臣聞郊祀盡敬絜盛豐絜則天降休祉地生靈芝  
大哉斯元和正氣有感而昭敷者爾古先哲后所由盡心  
臣本郡道學講堂中梁有芝英產見六莖共本正向堂門

素色純淨流輝棟宇臣遐考曩曆旁窺瑞諫多矣至若神  
爵九枝青龍三幹菌蠢池籞歲蕤甸服猶復登諸宗廟被  
以頌聲又况極道德之至精鑠玄元之景命超漢軼魏光  
圖掩諫之秘瑞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大孝  
尊先玄功兆物與清宮於群國驅赤縣於仁壽天弗遠而  
寶曆重昌瑞有荅而金莖一作英特秀觀其審曲面勢負陰  
抱陽當九月而生聿符陽數挺六莖之表遙叶樂章昭聖  
祚於天長返皇風於古始加之冰霰奪色緇塵不染迎曉  
日而相鮮與秋雲一作空而共絜雖復晨敷者五競爽於丹  
田歲秀者三擢榮於玄圃以茲視彼奚其瑣碎臣姓忝宗  
枝任叨藩首一作守揚吹萬之化預稟陶鈞聳倍百之情寧



忘肺腑

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玄宗前人

臣某言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玄化有助嘉祥必臻故升中于天而四靈一作靈肌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冊甲之瑞王霸以降遼哉夏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邈郊藪威夷簡牒與時而升降者亦徃徃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粹闡祖宗之休命俛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秘祉若今之盛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自衷神有契而斯輔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繫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玄言一作元焯叙千秋表節則綠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玄元皇帝座隅有毛龜出

見翠一作羣毫金介爍曰霏烟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徃實見于茲休徵委集萬方幸甚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喜悅之至謹奉表以聞

進文馬表

李邕

臣某言臣聞禽獸殊祥卉木奇狀自古者疑也必有應焉伏惟陛下德合天地道通神明天物所以來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獸主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君文者即一作則降曾是上叶尊號下報太平也觀夫豹蔚騰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未聞即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忭躍欣慶之至謹遣某官馳表奉進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舟

臣某言以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謝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鼠一素毛毳然淨若冰雪體貌閑暇異於其倫臣為

一作謂

白者少陰之色也鼠者陰姦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

動之質穴社穿墉之姿而乃稟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

擾此蓋小人革性之瑞西戎授首之符臣某

中謝

臣又聞

白武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勇於武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之曰用之則如武不用則如鼠則武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愚以為天之意者又以鼠警陛下耳夫犬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之

以時則雖強如武將弱如鼠矣陛下若臨之失律防之後時則雖弱如鼠將強如武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下鑒上天之炯誠納微臣之芻詞考金行從革之儀徵武鼠強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况復蠢耳犬戎乎無任

廬州進嘉禾表

符載

臣某言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穗一本五穗即時差錄事參軍朱寧丁寧考驗事狀明白臣聞感天地者存乎誠通神明者極乎孝蘊而為精粹發而為禎祥上玄與之獻酬后土為之泄露故使騰芳高隴



擢頴清秋冠九穀之英英增大田之藹藹此皆陛下聖德  
茂鴻化洽名教立風俗厚生人之內有淳孝靈瑞之下有  
嘉禾邁風烈於前王貞丹青於唐史不然何幽贊玄答其  
若是乎臣猥以純劣祗守風土宣陛下之恩澤撫陛下之  
庶眚覩茲盛美光榮耳目不勝歡忭踊躍之至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  
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一作馬群內異駒一疋白鬃文  
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毋取到太  
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騮色駝頭跌額紅鼻肉駿尾上茸  
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續得

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群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臣其

中謝

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

武藉其威文榮其德謹按馬經云肋數十陸者行千里伏  
惟陛下握負圖之瑞惣服阜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  
觀前件駒靈表挺特雄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  
蛇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乙之玄貺自將到府便麗于宮  
每飲以清池牧于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  
來微雨新霽輒驥首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恒親省視專遣  
柔馴倘駿骨峯生奇毛日就獲登華廐既備屬車遠齊飛  
兔之名上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  
秋中即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



隨表上進伏乞

聖恩宣付史館俾此丕烈垂于無窮臣無任戰越之至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見六百四十一前人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表六十一

雜進奉此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一首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一首

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一首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一首

代崔大夫進銅燈樹表一首

進佛像表一首

進渾儀表一首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一首

進畫松竹圖表一首



爲信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一首

齊賓客進所賜馬表一首

脩進繼天誕聖樂表一首

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一首

上禮食

爲絳州刺史孔楨等上獻食表一首

爲納言姚璿等上禮食表一首

爲定王上禮食表一首

爲魏王賀賊帥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食表一首

爲建安群王獻食表一首

皇太子上食表一首

爲肅將軍請上禮食表一首

雜進奉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撫太陽而懸像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鐘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踈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垂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九



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裂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叅詳神思所異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僮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賈器奉表以聞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武后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群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子昏回 一作嗣 鼎遷于商夏之寶也杞不足

一作嗣 德昏亂

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昭 一作明非 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日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滌瀹 一作溢 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銘臣竊見九州攸同廼述九號夫未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閔也禮日觀禪雲亭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又 一作鎮 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



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

有慙二字歌頌慙作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

表汗流其九鼎銘謹遣某官奉表以聞八字一作謹取列上謹遣某官某奉

昇以聞

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 問丘均

僧履空言履空幸沐國恩謬齒和衆雖居隣壤志尚幽古  
禮誦之餘每得披玩前件真迹書及圖書古物等積集既  
久衆推竒異豈下僧蒙鄙之資所得自畜如將服用必是  
保衛聖躬謹因括圖使臣某輒附進上表以聞塵黷旒宸  
伏增戰灼之至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 武后前人

臣某言伏按雲母者千二百玉石之精也七十二氣霧之  
英體華而光不為水毀不為火燉夫萬物之精者神氣所  
會未有不化神而能長久者也是以服食者則翱翔自任  
役使百靈臣肌性虛羸小嬰疾苦務求攝理驗討方書品  
丹石之名微草木之氣前聖所錄粗知其體即味消邪厲  
力輔神年類非難得之珍價無兼金之重觸疾則愈莫若  
茲物伏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福德所符天祚攸久  
豈假上藥方因南山然一日萬機或煩聖慮色力營衛一作  
微必有相資臣從西山野人得其良者其色多白乃是一作  
是名雲液臣不揆拙昧輒採古仙要方量事施藝剪棄粗類  
收聚輕英開潔清之所遠淹穢之迹浸以茅露泚以東流



曠日彌時然後功就果得光潤融爛質理研微試之柔膚  
隨手化滅皆云所見未始相伴臣意其精殊倘涉靈秘豈  
以凡妄所敢貪嘗謹詣朝堂敢冒死封進伏希陛下兼愛  
博物受其區區不以凡人忽棄神寶無任下情

代崔大夫進銅燈樹表

薛昇

臣伏見兵戈以來紊亂法度小有權位即爲僭奢殫物竭  
財務資嗜欲故倍無廉耻政有侵漁自陛下蕩穢滌瑕躬  
儉節用漸清遠邇靡然從風夫以京邑翼翼四方取則故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且半額伏  
願陛下日慎一日使美化行乎萬邦夫先近以及遠自家  
而及國文王所以造周也臣竊以所造燈樹匠人計料用

錢四萬貫道路運致又約一萬貫百姓辛苦將辦實難况  
揚州到上都三千餘里州縣所過人皆見之未審此物欲  
將何用若聖意別有所在即非愚臣合知或有因時施設  
使夷夏共觀愚臣竊謂有力者愛而效之侈心又萌何可  
復制非抑奢從儉敦本塞末之道也昔漢文罷露臺之役  
晉武焚夏翟之裘豈徒惜一女之功愛十家之產焚而罷  
之蓋欲慎所好而使天下知所焚疑矣書之青史千載美  
談今陛下嚮明之理美事多矣宜更昭儉德以示四方不  
執不物明主所慎臣叨居重位師長百寮心有所疑敢不  
聞奏伏惟聖鑒裁擇臣某無任

進佛像表

張說



臣某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跌刻題尊號集作彼州士女屢覩佛光臣懇思聖心

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擬信知功遍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集

聖靈躬履危險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當思積德而興帝國系本艱難而成事業二句集所當思由積德而

與帝系本艱難而成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為百姓求福也陛下為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億同

符祖宗夫惟興王必藉佐命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

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効集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言

進渾儀表

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締武經文至德難

名神功不集作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尊集作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

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承集作恩旨更立渾儀臣等準勅令左衛率府長史

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

即一作毀廢臣今按撫典故鑄銅為儀圓以像天使得俯



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集作一

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

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

置水一作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朝

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

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鍾皆於櫃中各

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鑠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

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分至集作度分不能隱其時

究天地之回幹集作幹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集作

傍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

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懃懃之極謹隨表奉進以

臣某誠惶誠懼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肅宗獨孤及

臣某言臣仕於太上聖皇之朝早蒙寵秩位至剖竹任兼

千城摩頂至踵皆聖皇所賜陛下又不以臣菲薄加臣憲

威殊私降臨榮命重疊臣頃雖罄誠竭節竟未能夷凶靜

難思所以仰酬天造緬邈無階以去年五月五日於淮陽

鑄上件鏡欲獻之行在為聖皇壽冀申大馬之意臣子之

心屬豺狼方熾道路艱阻懇願空積上達無由今宸極正

而乾坤貞觀氛霧收而日月開朗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

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遣某官某乙進上



件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輒以愚悃上贖聖聰集作上續聖壽

臣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馭天騁

飛龍於國步臣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纖塵莫翳

朗鑒長懸挂仙臺如口之昇含品物而無私不照而臣之

肝膽亦庶呈於此輕瀆宸宸戰越交深臣無任之至

進畫松竹圖表

德宗四月十九日生

于邵

臣某言伏以今月十九日累聖儲休之日陛下降誕之辰

聲教所加舟車所及固將駿奔大慶鼓舞升平瞻北極而

效誠匝南山而獻壽臣輒率鄙思繪松竹圖一面并陳贊

頌願躋聖祚伏貢闕庭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嗣聖居

業統天握圖奄宅九圍光承丕構玄元敷道須有發明高

祖造邦義資慕大故得上天垂慶八葉騰輝誕聖神於正

陽統清明於玄昊既徵下武將付中興非徒履迹之祥實

叶繞樞之異况臣特受榮遇思効微誠撰獻珍竒則珪璋

有可玷之理馳奉章疏則文字非陳贄之儀故臣常於禮

歎松栢有心之姿詢於詩仰松栢一作植一作栢茂之興則

如佳其不朽豈疑著前聞載徵纖微爰有叢竹節雖謝於

穎拔操亦迫於歲寒故臣輒繪長松佐之脩竹辨其位則

松可君於竹掄其材則卑可奉於尊然松竹木中特最為

有壽衆材槎卉而翠蓋方成暮霰飄零而繁枝益茂輒所

賦形像外移色毫端敢借堅貞之姿願增天地之壽况輕

雲瑞氣必呈證聖之祥玄鶴仙禽每舉冲天之翼臣所以



緣義祝壽出幽入微不散氤氲之容同成俯仰之勢微盡  
圖之旨誠慙創物求比與之義庶近愛君不勝區區之極  
其松竹圖并頌敢冒陳獻無任戰灼之至

為信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

呂溫

臣某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  
軍之衆備六田之禮戎卒是訓威武載揚厲草淺獸肥霜  
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烏陛下親御弧矢紆  
駕林衡魯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群之狡走險之挺而  
飛黃騁轡縈拂如組綠沉縱鏘宛轉若伏一作必命中於  
前皆應弦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方非臣罄言所  
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

則此外郊獲畢賦懿親兼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  
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  
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飛熊臣忝藉宗枝幸陪鑾輅竊  
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  
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遠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存萬  
一謹錄上陳獻伏深戰汗請宣付史館

齊賓客相公進所賜馬表

德宗

權德輿

臣某言臣頃待罪中樞特蒙睿渥既切維鷄之刺又叨錫  
馬之榮憂在忝曠積成疾瘵聖慈全貸尚列師賓見矜集  
驚福過之災猶積喜中之懼况茲天驥輒自御閑實有代  
勞之功且期至遠之用特優賜與以寵宰司臣自改官即



合進納而心力衰耗晦明纏綿筋骸自便惟在床衽視聽  
所知不過湯藥沉疴餘息有異常人平居故事皆所廢忘  
頃年愧懼已切於負乘今日稽留自疑於奪魄因緣尸素  
積累罪辜踈愚昧瞽殞越無地謹隨表奉進無任惶恐震  
懼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貞元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三日

脩進繼天誕聖樂表

德宗貞元十二年

王虔休

臣某言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治唐諱道備矣故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  
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伏惟皇帝  
陛下繼明御極理定功成則星辰之度以授人時酌昊穹  
之心以為政本五行隨其用捨九有荷其陶鈞鳥獸魚鼈

無不咸若伏見玄宗時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

歡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

踰湯自周以一作已後不復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

有維新之曲雖太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母

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思所祖述每私歌

竊忤忘寢與食矣唐書作貪又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

探微蹟與窮理盡情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

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

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氣唐書作一歲也每遍十六

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與雲門咸池永傳於律

呂空桑孤竹同薦於宮懸不雜滂濞之聲先協唐書作長作中



和之頌唐書作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其所造曲譜謹同封進

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

臣某言臣聞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聖恩以臣謹聲教固物情嚴為防禁以尊其生由是梯山航海歲來中國鎮安殊俗皆稟睿圖伏以承前雖有命使之名而無責成之實但拱手監臨大略而已素無簿書不恒其所自臣親承聖旨革刻前弊御府珍貢歸臣有司則郡國之外職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陽舊館前臨廣江大檻飛軒高明式叙崇其棟宇辦其

名物陸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見聖人一家之為貴窮祥極瑞知天子萬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邏本國二舶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望風寶舶薦臻倍於恒數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間一無所闕車徒相望城府洞開於是人人自為家給戶足而不知其然况北戶之孱顏南冥之睢盱國異俗泰而安宅生振忘歸而樂業百寶叢貨罔贖於人心群瑞効靈顧懷於天憲臣謬專任重啓處不遑供國之誠庶有恒制海門之外隱若敵國海門之內宣知一作和變風後述職於此者但資忠履信守而勿失不刊之典貽厥將來聖恩以軍府交代之際委



臣在鎮不獲捧圖陳薦拜舞天庭無任感戀慙惶之至

上禮食

為絳州刺史孔禎等上獻食表 武后 李嶠

臣禎等言臣聞式宴為歡易著需雲之象晞陽展敬詩有湛露之歌伏惟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功掩大千化高明一憑五乘而馭群品秉六度而弘萬機俯順人心仰膺佛記尊名大號與日月而齊光凱澤歡醑共雷雨而俱作舞詠溢於三界聲名殷乎四天臣等備守外藩幸欣入計瞻衢路而躑躅望闕庭而悚踊歡情未展空思側弁之娛聖造不貲仍賜合醑之禮三元告始萬品惟新陽進而君道載昌景延而聖壽彌固具寮稱賀率土同欣願申在藻之心輒效獻芹之志謹上禮食五十舉具如別狀和殊九沸美異八珍有慙殷鼎之滋豈益堯厨之膳輕薦蔬菲追增悚作臣禎等誠惶誠恐

為納言姚璿等上禮食表

李嶠

臣某等言伏以壇場既畢文物惟新寰區被雷雨之恩宴樂動雲天之曲玄髻黃髮式舞遍於康衢車馬衣冠追賞窮於勝境瞻鳳闈而列鼎抗龜浦而開筵風光滿佳麗之城煙霧上神仙之閣傾壘倒傘盡百辟之歡娛伏檻憑軒延九霄之眺羈五日開十旬之賞千齡逢萬歲之期因以慶軼朝門一作 忭深天造無任喜躍之甚謹上禮食若干舉不耻獻芹之陋方期在藻之歡旋顧單菲追增悚作



爲定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伏惟陛下至德動天深仁被物光輝格乎上下神化行乎中外故能使明祗吐贊景貺駢臻承靈命於九玄錫禎圖於萬祀高秋在律重九御辰陳法駕而展皇儀升紫壇而奠蒼璧欽告類之典盡祗敬之容咸秩群神允釐百福然後玉鑿回軫金鉞戒塗發雷雨之恩私展雲天之宴樂百寮簪笏承愷悌而沐沉潜四海嘽黎欣復除而荷優貸瑤圖載永昇命惟新忭舞同於十方歡娛邁於千古臣謬當維翰忝屬葭莩敢申慶躍之情頓奉宴私之澤謹上禮食若干輦野人何識徒致誠於獻芹天獎曲成倘俯歡於在藻無任區區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臣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謹言

爲魏王梁王賀賊帥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食表  
前人

臣承嗣等言伏見逆賊盡滅未誅先斃叛奚部落不守自降或貫盈而亡或躡懼而伏行從除殄不勝慶快臣承嗣等中賀臣聞遠逆助順窮昊所以照臨振遠懷荒邦家所以底定蠢茲豺虺憬彼犬羊稱亂白山虔劉蒼海豈徒后咎楛矢式遏於天朝故亦桑弧鐵衣憑陵於邊朔陛下乃矐愚悖情深遵養聊用七旬之舞未加一作知非五戒之罰雖大聖之德恒存於好生而冥祗之心有切於除害驅桃都之厲鬼剝檀石之妖魁不資舉網之勤而長鯨已曝無假



合園之費而封豕先屠有以知神道之難誣有以見天心之不遠元凶既覆餘孽旋殲畏威者鼠竄而離心懷惠者鴈行而革面毳幘連路氊裘成市與夫姬得瑞頴期越裳於累年漢獲駢柯俟匈奴於後歲若斯而已也方傾巢而盡落佇匣刃而截鋒自非睿感潜通靈符叶替豈能使天地假手幽顯同心及有秩之方歌厲斯千之肇獻上棟下宇諸百福而擁神休開陽闔陰積千祥而宜聖壽配南山而求固與北極而長尊仙聖所以安居黎元由其式怵臣等幸逢昌運叨延嘉獎喜遐陬之霧廓且覲歸牛欣大厦之天臨方同賀雀願奉需雲之慶思承湛露之歡無任區區之誠謹上禮食若干舉蘋羞何有希陳上帝之筵芻豢

非珍遂同野人之獻旋顧單菲追增悚作謹隨表進奉以聞臣承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爲建安郡王獻食表

陳子昂

臣某言謬籍葭莩叨榮圭杜統戎出塞遠鳳宸而逾年班師入朝拜鑿闔而有日策勲飲至頻承湛露之恩獻壽奉觴未伸行潦之薦所以白茅微籍願享於鈞臺黃汗菲誠思奉於瑤水謹輒獻食一日舉伏知金鷄一作瑞鼎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厨盡群仙之品味以茲菲薄有陋蘋蘩多慙在藻之歡竊希集作有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卅懃獲申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臣百拜永一作承北極之恩無任誠懇之至



皇太子食表

崔融

臣某言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族詩人之作下嫁於諸侯易象之興中行於歸妹又臣銅樓再惕常荷蔭於中慈金屋相驚忽承恩於內輔周官典瑞傍稽聘女之儀晉朝加爾兼採納妃之制聖懷感慰皇澤霑濡頤垂扶木之光俯遂芹芹之請謹上禮食若干舉如列尊師四學雖有謝於温文問豎三朝竊無違於視膳謹遣某奉表以聞

為常將軍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坤德承天所以曲成萬類陰靈配日所以薰燭四方故鳩水佐虞塗山翼夏殷之興也有華光其榮姬

之盛也太姒贊其功用能家道以正國風茲始伏惟陛下睿智神武文思聰明光復丕基惟新寶運包混元而建極體造化而開階流形日用而不知含氣風從而自樂皇后坤維發祉軒宮正位黃雲不散白氣常流玉璽載耀椒塗以峻洛書疇能論其懿河圖不足紀其靈外理克和內德惟茂臣濫逢明聖忝當姻戚榮寵被於門庭光耀生於道路西京六族在昔何優東國七家方今未重魚鱉咸若在品物而同歡鳥獸率舞顧微臣而倍躍臣聞飲食之禮聖賢所貴以奉君人以親宗一作九族敢因斯義輒罄卑誠特望時降特恩聽臣上禮雖玉饗珍味固無假於獻芹而臣下微心寔有同於傾藿瞻言怵踴伏竚於遂無任悃欵踴



躍之至謹奉表陳情以聞伏聽勅旨

此篇元編在六百七卷  
雜上請門今移入于此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表六十二

邊防一

出師表一首

請罷姚州屯戍表一首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一首

諫鑾駕親征表一首

為清邊大總管建安王奏失利表一首

幽州論戎事表一首

荊州論邊事表一首

出師表

後魏

高歡

普泰元年

臣某言故天柱大將軍榮援立聖明中興寶曆而屠戮衣冠升降自已其勲雖大厥咎亦深以過比功則功不補過永安之末國祀權移疑貳已彰遂加大戮君猶夫也理絕



讐怨而世隆等鳩集犬羊傾覆京邑大行幽執酷害賊首  
且自立六王擅相署置或權重上將或官兼宰相輔淫貪  
亂肆行兇惡賣官鬻獄專貨求財政令無恒朝改暮易雖  
復南山之竹豈可盡言陛下龍德先一作光天翻飛紫極斯  
乃宗廟之威靈億兆之念望而世隆等沮疑衆安忍自以  
為功帶甲勒兵唐突宮省篡逆之漸昭然有徵臣本無勲  
庸濫叨非擬位班台鉉爵等藩王質薄任隆憂深責重常  
恐顛沛負之無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微臣宿  
志况擁百萬之師罄四海之銳而坐觀成敗不恤國家之  
難哉方將揔馭大軍弔民代罪其指麾形勢備在檄書若  
世隆等退出藩維奉辭廷闕臣便按甲休兵一無所預事

寧之後泥首歸愆矯命專征分甘鈇鉞若固執逆謀敢拒  
義師者當戮及妻孥罪延三族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照臣  
丹款大勲克舉拜手有期心馳象闕載懷罔極

請罷姚州屯戍表武后

張柬之神功初

臣某言臣伏聞一作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

高新唐書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代舊唐書不與中國

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祚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舊唐書

李一作李年始請內屬漢置末昌郡以統理之乃收新唐書其塩

布氈剝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

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擬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克及備死

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塩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



其勁卒利舊唐書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

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

鹽布之利舊唐書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

軍新唐書行寶新唐書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新唐書惜之

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

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

言舊唐書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

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新唐書而使陛

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

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新唐書終身之酷

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

領不置漢官亦不番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留兵有三

不易大率舊唐書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

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

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

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

筭恣情剝削貪叨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

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唱舊唐書

嘯引克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

千餘戶見散在此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所殺前朝遣即將趙武貴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

遺又使將軍李義物等往即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

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集唐書

驗至垂拱四年蠻即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

州奏言所課稅自出新唐書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

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

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

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

職本以化新唐書俗防姦無耻無厭狼藉至此今不問夷

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

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

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

通來往增雋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

便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

陳子昂

臣某言臣以顓蒙幸叨近侍陛下不以臣不肖特勅臣攝

侍御史監護燕然西軍臣自遠闕庭涉歷秋夏從軍集作

邊徼無尺寸之功臣識闇劣孤負聖明然臣久在邊隅夙

夜勤灼莫不以蕃事為念比按察已北突厥離亂事迹集

俾按察之此以突厥離亂事迹參驗委曲窮問往來竊有以得其真莫不

自為鯨鯢迺相吞食流離殘餓莫知所歸臣誠愚不識事

機然竊以往古之變考驗於今乃知天亡凶醜之時是陛



下收功之日然臣聞之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易遇而難見者機也聖人所貴者去禍於未萌今陛下體上聖之資開太平之化匈奴為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今天降其災以授陛下萬代之業在於今時臣請以秦漢以來事迹證明之伏願陛下少留天聽尋繹省察天下幸甚臣聞始皇之時并吞六國雄制集作制有天下按劍叱咤八荒奔馳然匈奴疆梁威不能伏集作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然使蒙恬將四十萬眾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七百餘里當時燕齊海岱羸糧給費徭役煩苦人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為其患二代而亡莫不始於事胡也至漢興高帝受命率群雄乘利便以三十萬眾困

集作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

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文帝徒以遜詞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而卑事戎狄以倒懸天下也至景帝時邊受其患於是漢武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玄默之化海內又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疆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英華作四非十萬眾以馬邑誘單于師出徒費竟無毫髮之功一作利於是大命六師專以伐一作擊胡為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大受其弊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筭及船車盜賊群興廉師亂起竟不能制單于



之命一日而臣服之漢室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厭兵革之弊廼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遊封丞相為富人侯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罕復出師屬匈奴數窮天降其禍虛問權渠單于病死古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虛問權渠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為五單于更相擊以至大亂殘害死者計萬億數畜牧集作產耗減十至八九以饑饉集作餓相燔燒以充集作求非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眾集作兵五萬稽首來降於是北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臣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

奴不滅中國未可安卧亦已明矣夫以漢祖之聖集作畧武

帝之雄謀臣勇將勢威集作盛雷電窮兵黷武傾天下以事

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後撫瘡痍之衆

不敢惕集作場然有出師一作征之意然而未有遺矢之費而

臣僕於單于之長者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理亂有數故

曰聖人脩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拾遺陛下肅恭神明

德動天地今上帝降匈奴之災孽遺陛下之良時不以此

時順天誅建大業使良時一過兇虜復興則萬代為患雖

悔之亦不及矣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天意厚矣

陛下豈可違之哉臣比在同城接居延海西逼近漢南口

其積北突厥來入者莫不一一臣所慰集作委察此者歸化



首尾相仍携幼扶老已過數萬然而瘡痍羸憊皆無人色  
 饑餓道死頗亦相繼先九姓中遭大旱經今三年矣野皆  
 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牛馬死耗十至七八今所來者皆是  
 稍能勝致始得度磧磧路既長又無好水草羊馬因此重  
 以死盡莫不掘野鼠食草根自相殘命以給餓食集作或  
以活臣具委細問其磧北事皆異口同辭又耆老云自有  
喉命九姓來未嘗集作見此饑饉集作之甚今者同羅僕固雖  
 為逆首僕固都督早已伏誅為亂之原集作既自喪滅其  
 餘外小醜徒侵暴自賊耳本無遠圖多有獯葛復自相讐  
 入被塗炭逆順相半莫知所安迴鶻諸部落又與金州橫  
 相屠戮群生無主號訢嗷嗷臣所以願陛下建大策行遠

圖大定北戎不勞陛下指麾之間事業可致則千載一作  
 之後邊鄙無虞一作中國之人得安枕而卧豈不在陛下  
 一斷哉且匈奴為中國之患非獨秦漢之間臣竊惟先帝  
 時衛公李靖蓋中庸之一老臣徒藉先帝之威用廟勝之  
 策當頡利可汗全盛之日因機逐便大破虜庭遂繫其侯  
 王裂其郡縣六十年將於今矣使中國晏然斥侯不警一作  
無斥侯書之唐史傳之無窮至今天下謂之為神况陛下  
 統先帝之業履至尊之位醜虜狂悖大亂邊陲皇天遺陛  
 下以鴻業之時陛下又得復先帝之迹德之大者其何以  
 加若失此機事已過往使李靖豎于獨成千載之名臣愚  
 竊為陛下不取也臣伏見去某月日勅令於同城權置安



北都護府以招納亡叛扼匈奴之喉臣伏慶陛下見機於

萬里之外得制匈奴之上策臣昔聞隗囂言一作漢光武

見事於萬里之外制敵應變未嘗有遺今陛下超然神鑒

昭宣集作遠照實所謂聖明之見觀於無形也臣比住一作同

城周觀集作觀其地利又博問諳知山川者莫不悉備其地

東西及南集無南字北皆是大磧磧並石鹵水草不生突厥嘗

所大入道莫過同城今居延海澤接張掖河中間堪營田

處數百千頃水草畜牧足供巨萬又甘州諸屯犬牙相接

見所蓄粟麥積數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水運集作同

城甚省功費又居延河海多有魚鹽此可謂疆兵用武之

國也陛下若調選天下精兵採拔名將任以同城都獲臣

愚料之不用三萬陛下大業不出數年可坐而取成臣比

來一作此者看國家興兵但循於常軌主將不選士卒不練徒

知集作如驅市人以戰耳故臨陣對寇未嘗不先自潰散遂

使夷狄乘利輕於國威兵愈出而事愈屈蓋是國家自過

計於敵耳故非小醜能有異圖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不更

為之圖以激勵天下忠勇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冀

收功於異域建業於中興則臣之愚蒙必以為未可得也

陛下即以突厥為萬代之患則臣所言願少加察若以戎

夷集作夷狄荒服不臣則微臣小人非所敢諫臣今監領後軍

某等取某月即度磧去計至某日及劉敬同謹當親按行

磧計至北以來地形及突厥滅亡之勢察具集作當審虛實續



以聞奏伏願一作惟陛下省臣此章為國大計儻萬有一可  
中者請與三事大夫熟啣議之此亦萬代一時也伏願少  
留聖意閑暇念之天下幸甚陛下幸甚陛下採臣芻蕘臣  
請執銳集作先驅為士卒啓行橫行匈奴之庭歸報陛下  
臣死之日庶無遺恨不勝踴躍之至

諫鑾駕親征表宗玄

蘇頲開元三年

臣某言伏承某日制以吐蕃侵軼邊隅陛下欲親搃元戎  
出征秦隴蠢彼羗髻敢為叛渙王赫斯怒整旅龔行實陛  
下雄略英威愛人活國之長策也臣聞北狄西戎自古而  
有雖夏殷之強軒農之盛未息其患也書稱蠻夷猾夏詩  
著獫狁孔熾未損東漸西彼之化帝王馳驟之迹則有南

仲出車吉甫維憲縱侵鎬及岐密邇畿甸未聞親征之義  
及乎漢代則烽火至于甘泉朝那喪其都尉亦止屯兵細  
柳天子但安于上京何者戎狄荒服忽慌之義也來則拒  
之去則勿逐以禽獸處唐書作畜之以羈縻御之比諸校獵羽  
毛不入於服用體肉不登於郊廟則王者不射故知千鈞  
之弩不為麤鼠發機也况萬乘之重而與犬羊角勝哉誠  
勝之不武不足以勞也且陛下有高行者甚衆焚珠翠放  
鷹狗出宮女納直言為百姓請命故關中豐稔則知皇天  
所矚通夫至誠今小寇難將不久陛下勤脩德音日慎一  
日當自消弭也且兵法有先聲後實陛下但發親征之令  
以旨遠而潛遣猛將謀畧之士以濟其師則戎人日便崩



挫也岐隴粗熟凋弊積年千乘萬騎往還儲峙恐外有寇  
虞內興徭役人不堪一也又戎虜之性倏來忽往敗不羞  
走勝不成師唐書作讓成若大軍臨邊尋已鳥散則屢出多方  
我受其誤二也况太上皇萬福鍾愛實深陛下將對寇場  
必勞憂慮非惟問安頗闕亦恐御膳有違則陛下烝烝之  
思何以自得三也臣故曰擇將嚴邊旰食脩德為良筭也  
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擇一昨欲幸蒲州及長春宮臣  
等以人勞未復不足輕擾輒進狂瞽遂簡天心下制賢諫  
臣一作官之奏恤農人之業因而賜一作見停遐邇並知陛下  
從諫如流之美今日未久勞後倍前斷可知矣陛下若  
哀此疲人頓茲戎輅則天下幸甚昔荊城侯泣諫漢祖曰

主上常自勞豈無人使漢祖以為愛我良史書為美談今  
朝廷將相之眾豈無與陛下盡力哉何勞聖躬之遽行也  
臣等不勝悽悽之誠謹表以聞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皇情愍彼邊陲忿茲兇醜必親吊伐臣聞天子之  
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  
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  
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遄征供置倉卒  
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興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  
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  
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一作虞如按



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謂蕃貢有關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  
非謂擐一作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  
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二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  
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脩身養德與七聖游於具茨三月  
齊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  
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  
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甫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閭  
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厭玉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為一人  
一作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  
耻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

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  
之人半非闔士使給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  
回募驍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  
若排山壓郊何必勞聖躬哉况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  
者昔周師困於祝聃漢祖厄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  
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  
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  
人但剥體取衣以窮寇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  
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于歧隴脫幽并警候  
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  
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



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遙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  
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為防萌杜漸之上略也  
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為之募嚴為之約其敗  
衄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  
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一作下歸降者及邊軍  
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為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  
賊聞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  
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為將帥或備軍行  
勒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捐司  
遷傳軀保妻子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人厭階勲家盈封  
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蒲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

効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  
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稅之奉嗚呼此  
所謂六竭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椎膺而移疑陛下言  
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為  
國而容養蠹蝸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歎息繼之慟哭為  
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強而漢弱漢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  
不能鬪力也區區之時猶能如此况今四海之內皆為臣  
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  
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銜厯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  
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為疑陛



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湏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聘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岐隴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盱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今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以為長策臣愚所陳眾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

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况臣職參衮闕逾念謹言苟益消塵死而無悔昨日已於閣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聰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為清邊大惣管建安王奏失利表

武后

張說 萬歲通天初

臣攸直言今日某乙從破 集作石山稱前軍王孝傑等以 某日失利於峽石山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孤天威下慙士卒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臣以驚怯謬職戎麾銜戴恩榮統率將士驅關隴之馬引淮海之駒旗幕亘於邊城弓甲傾於內府不堪任使撓失節度群帥無央勝之功偏師



有挫衄之咎長犬馬之孔熾縱梟獍之未滅憤結靈祇怨毒骨髓臣實其罪非他人忍耻苟全遠媿胡顏之責引慝過死內負猶闢之心踧踖無顏進退匪集作靡處臣既不建師律有干常憲合即嚴科以塞重責然以見在兵馬交要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置旌節稽後集作緩刑書伏深兢戰特乞更召嚴猛代臣部卒集作統帥臣請歸罪司寇以正國刑囚伏邊陲惟待斧鉞

幽州論戎事表

玄宗開元六年

前人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得侍讀春闈夙承天眷泊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佑然臣叶贊之意願

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遠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牧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器城同異九姓遠聞撫納欲恃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親一作立必逞兵所加必收九姓若去兩蕃搥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預為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揔衆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黷之謗遠辭天聽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面



問對定寘疑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內時加矜察

并州論邊事表宗

前人開元七年

臣某言臣說頓首死罪死罪言臣聞小忿不忍延起大患小罪不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夷狄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集作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朝者將勅書再三告讓因其所欲立酋長而便定之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訓則大發兵馬東召靺鞨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突于之首可拾而取未為晚也天恩若不忍以中國勞事蠻夷則嚴兵備塞棄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集作擁二萬餘兵集作擬五

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所慮也今遣史獻非時遠抄兵回甚難八字集作非時遠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捷賊氣轉壯臣愚不曉集作下不敢隱情伏望聖恩再加裁度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五

表六十三

邊防二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一首

為杭州李使君李臧用守杭州功表一首

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一首

奏投降吐蕃表一首

為王尚書奏洛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澄表一首

為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一首

為趙侍郎論兵表一首 代李侍郎論兵表一首

請赴行營表一首 論西戎表一首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 代宗 于昭



臣某言去五月日已差知衙事表遙獻狀露誠上塵聖德  
猶恐帳下之士未盡對敷邊隅之要不復專達今害馬已  
去時政鼎新期於昇平天下屬望臣叨榮冒寵十有二年  
雖夙興夜寐將補不足智小任大其缺實多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纂戎立極俯  
鑒下人思無不周明必以察故得迷道自返橫波易流搜  
遺逸以在庭叶夢卜而作相頒命布德奉天順人海隅蒼  
生孰不遂性臣僻守三蜀跼踖一方想通籍而轉踈望賡  
歌而莫及頃者正月之役中路詔還雖迫外懷之虞頗貽  
膚受之愬嘗膽空知其有苦剖心無足以自明未知此生  
朝拜何日臣本道度支判官檢校虞部員外郎高正平佐  
臣理戎積有年歲文學政事不忝前脩應緣三軍遠支近  
費無巨無細一與臣同陛下初擇宰臣旁求利害勒赴庭  
闕以代臣行近日山西將軍頻執蕃邏詢其動靜確有所  
傳必擬橫分劔門圖陷全蜀其勢甚大必在防虞正平此  
行臣意兼切伏乞聖鑒俯垂聽納則內獻心腹外執干戈  
王室有開萬死無恨心馳魏闕不爲身謀望斷玉關終期  
生入無任奉國忘家之至奉表陳懇以聞

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武宗

獨孤及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  
可當人心動搖物情危殆

集作駭

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



而南至於海隅遂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

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聚

散卒糾合義士集作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轉

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賊徒集作徒逆黨鋒銳

挫刃自此王師始集作載張賊衆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衆

寡懸絕遂移師就嶮集作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軍

已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戰士

集作且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雄樂用旬月之內致死

士三千賊遣偽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銳率衆分道來攻

藏用與士卒等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死決戰奮不顧身

遂能兵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

斬虜獲至數萬計向使微夫人之力扞此州之境則江介

土宇盡為戎疆海隅蒼生非復我有由是浙江之西集作外

南至閩嶺士庶免有波迸道路窮寇不能集作敢塘突藩籬

集有屏息二字風波宴然百姓樂業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藏用之

功也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

嗷未有所隸天聽高邈無人為言遂使殊勲見委忠節未

錄口不言賞賞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義

今逆賊雖殄人心猶携山洞海島往往結聚睦州草竊為

蠹尤深惟憚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必辟

盜交侵則臣此州危亡是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惕

之勲榮委以集作之一戎政俾摠統所領以鎮遏江表實江東



萬姓顛顛之望艱難之際人多異言集作二心以宗子維城智

勇如此必能使寇賊姦宄不敢窺伺間隙江淮足以高枕

而卧陛下無有集作可無東顧之憂臣屬忝葭莘任君牧守安

危之分臣實預焉無任懇款之至

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宗代

前人

臣某言經畧副使太子右諭德傅濤至伏承鑾駕欲有親

征恭聞聖旨載惶載懼臣以薄劣謬摠元戎受命於朝成

師以出雖志期靜難而力未摧兇邦甸多虞有貽聖慮遂

使六軍雷動七萃天行臣實無能萬死餘責然臣面辭之

日已具奏聞假令寇賊猖獗猶願陛下務於持重內安宗

廟外固人心臣之素懷正在於此縱微臣智力淺短終無

所成陛下仍須別擇英才授之師律豈有事非至切便欲

新戎誠恐上國衣冠自生震恐遠方士庶更有驚疑以臣

觀之竊謂非便兇虜傷沮其勢式遏集作其運已窮天威赫赫所

向皆靡陛下責成之日愚臣死難之秋伏望付臣以專征

委臣以集事回鑾上國端拱中朝豈惟微臣受賜抑亦萬

方幸甚謹奉表以聞

奏投降吐蕃表

于公異

臣某言臣聞夏禹興師西戎即叙漢宣嗣位北狄稱藩則

知自古帝王未有不先文德而後甲兵撫諸華而柔荒服

然後一作則列在墳藉號為昇平伏覩今月某日吐蕃東道

節度南奔息下土蕃浪斯多斯獵人并馬十五疋投降降者



此皆聖澤昭宣太和廣被夷狄一作戎狄左衽邊徼無虞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以至聖統業以大明乘時休戰伐於

阪泉布風教於宣室化無不洽俗無不賓獨西蕃累犯邊

疆自為徭強多從戰敗少有生降今者之來實異於昔蓋

以違天已久負約頗深竊盜河湟震驚邊鄙神既惡稔時

將可誅漸開離析之端是叶恢張之運臣獲受榮遇方摠

藩維當臨斬戎王將置藁街之下提封漢境願窮葱嶺之

西萌兆在茲不敢不賀無任喜抃之極

為王尚書奏洛州事宜并進翻成副將李澄表德宗

前人

臣某言自元誼亂常已經寒暑王師討逆久未凱旋臣待

罪轅門若臨泉谷渠魁未滅寢食不寧臣某中謝臣自春

初以來便為持久之計控引洛水環繞賊城築室反耕示

其安堵冀憑廟略克剪兇徒臣所設隄防頗為堅厚秋來

軍用又勝常年壠畝之間不知賊在臣與第五守進商量

且務撫綏最爾一城偷安畧刻今水勢滋漲營壘安閑惟

務訓師未嘗徹警賊城之內是物皆竭狡計已窮頻有降

人審知實事臣若四面谿一作谿水一何取城量力校功計

日當尅筭其日數以待地乾須至冬中水凍然後可事集

或慮亡命之賊伺隙奔馳兼恐猖狂之儔為之聲援若但

以水力為灌澍不停旬月之間賊城必壞中則促其急變

外則伐其異謀不假梯衝不費戈甲竊思上策實謂萬全



况秋風漸高寒氣已至城中士健懸望冬裝其元詎等無可支持惟行誑惑既以迫其凍餒仍更苦其勤勞擬此事情即當變潰昨者將軍劉南華等溺死臣已奏聞詎臣緣得城中款疏皆願歸降前後尅期非止一度臣若不使人接應有似拒其輸誠若不激其義心即何以勸其効命所以事須赴約有此差池伏惟聖鑒俯賜詳覽其城所與計會前後帛書謹錄白并元本同封進所謀翻城人四面知敵副將李澄臣已補充衙前十將伏恐皇情憂軫要親問事宜臣謹令隨崔烈入奏

云云

為王大夫奏元詎防秋表

德宗

王行先

臣某言洛州元詎等防秋將士以今日日盡一作發上道

訖氛沴清廓藩維底寧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玄德昇

聞鴻猷允洽致生靈於富壽均覆載於乾坤舞兩階之干而苗氏有格收三面之網而庶類知歸頃者元詎等竊據城池載經寒暑陷危疑之死地抵逗撓之刑章道業逋誅視陰假息臣統茲卒乘臨問郊坰不能執桴鼓於行間盡敵而反擁旌旗於闔外胡顏自安每胎宵旰之憂實負春秋之責伏以陛下好生宥過軫悼發哀許其悛心納其請命俾遵向闕之路使足勤王之師祇星見日而自銷喜氣乘春而乃發凡在率土孰不歡心况臣所部實增怵躍臣恨以職拘戎旅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悚戀屏營之至

為趙侍郎論兵表

代宗

此表當在德宗之前



臣某言臣聞慰理之代不無逆節軒轅用師於中冀唐堯  
出征於丹浦啓戰有扈文王伐崇以至聖除至兇至順除  
至逆或小戰而勝或因壘而降誠審於用兵得其道也伏  
見承嗣旅拒倏已再歲靈曜跋扈今又踰時天兵四合竟  
未殲殄得非千慮一失未盡制敵之方乎臣常終夜不寢  
詳推其故不敢膚引遠古安危之體請以天寶至德以來  
成敗言之夫以祿山陰深姦矯真巨猾也兇詐逆謀之計  
亦無元海石勒之流當其發幽燕陷洛陽涉滄函傾秦雍  
當國家理平之運忘戰日深初命將出師若封常清高仙  
芝哥舒翰程千里遇寇必敗奔北相望此則未究敵情小  
之而不設備以至於先是也先聖寤既往之失苦心焦思發

號靈武觀兵鳳翔良將勁卒風馳景附勇者爲之用智者  
効其謀命陛下爲元帥以儲貳之重威四遠俾子儀爲副  
以節制之任鎮九軍卒能恢復咸洛削平寓縣此先聖之  
雄略陛下之有憾也其後相城之役陛下不行衆無適從  
竟以潰奔洎思明繼逆毒甚祿山狡筭猖狂抑又有次光  
弼守河陽以挫其勢朝恩鎮陝服以制其侵陵竟未能覆  
其巢穴屬陛下紹興皇極又命元子爲帥俾懷恩爲副以  
討之復能梟夷巨逆底定東夏始自先聖與二兇相持無  
帥則無功有帥則有克士庶之所深知今河北河南更唱  
迭和然其用兵暴急與曩者二兇懸殊非惟才之不逮抑  
亦事之有異祿山思明之卒死而無退今承嗣靈曜之衆



豈有是耶祿山思明之馬既多而且逸今承嗣靈曜之騎  
豈可方耶祿山思明橫行而無懼今承嗣靈曜深居而入  
保臣竊料其非不欲也蓋遠天道失人心歸之退而自固  
其滅亡之兆了然可知幸比有寶臣朱滔與承嗣合勢西  
有忠臣李俛與馬燧連衡惟正已小有逗遛未肯戮力此  
正當陛下命師專征之日豈可持疑而不斷哉儻陛下採  
臣愚計時有臨遣忠淳者必叶心競進携二者必遷善來  
同未踰旬時當有成績如或務於含垢偷以過時不立元  
帥寄之諸將乘吐蕃寇盜回紇毆侵人心動搖賊勢滋蔓  
事宜一失無可柰何則吐蕃回紇四支之病承嗣靈曜腹  
心之病四支不理未足為憂腹心或病此則為患若內外

受敵膏肓已成雖逢和扁計疑作藥無及又聞二賊奏請

言詞不恒河北則數云請降河南則云今已翻賊豈遷延

晷刻以候一作西陲有虞伏惟與公卿大夫審圖利害在

於神速不可遲回昔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軍因上疏蜀

主云群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

而併有江東蜀主深感其言終以覺寤臣忝六官之貳待

罪朝行內慙塵忝無補毫髮近者抵冒輒上封章已歷兩

旬未蒙召見伏以君臣之際家國共同君安臣榮國危家

敗此臣所以竟夕不寢伏敢再陳其愚伏願省臣前章覽

臣此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惶懼之至

代李侍郎論兵表

集作代論伐劔南更發兵表

憲宗



吕温 元和元年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發更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  
 兵赴劔南東川者陛下睿筭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  
 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  
 正國經永清時稜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然或時  
 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集作病道途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  
 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  
 之慮管窺所至願効微誠集作忠臣竊以為古今用兵皆在  
 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  
 等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  
 以集作之廟筭假之天威馘醜挫兇需有餘力若更多徵征

鎮廣命師旅集作合師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

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集作洽本兵既少兼統

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統帥勢同烏合居常則猶

可脅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

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聰請直以近事明之

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激水之役皆

以兵多將雜而致敗衄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

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

布在人口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

陛下覆燾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

徂夏集作冬非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



聞動衆山嶮

集作

深阻暑濕為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

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

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

集作

未定窺伺在心間謀往來急

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

亂

集作

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隙乘虛必有侵軼事

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

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貔武之師少不如

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湏應援固當潛鋒養

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礪塔居人食

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

數州麥粟貴糴

集作

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與

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闔心幸可少以成功

何必多而為

集作

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

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

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率狂瞽

輕贖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迫之至謹奉

表陳奏以聞

請赴行營表

為淮南

憲宗

劉禹錫

臣佑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効

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不足

鷹鷂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叅軍幕被堅執銳雖

未經於戎行受制

集作

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



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韃靼之什今則遭遇殊獎委  
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况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  
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  
其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照茲蠢類以忠義  
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  
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論西戎表

為淮南憲宗杜相公

前人

臣佑言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  
予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所以歌頌聖德裨補  
箴規塵露至微不任懇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  
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忠醇之至聞于中外遺風可襲有激

愚衷臣是以輒竭聞見粗陳梗槩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  
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

躋文武弛張普傳上

集作事

法陰陽氣均生成人霑亭育凡

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寬宥肆赦實賴皇  
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

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

集作貸其

豺狼矜

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威不以兵革

集作制

故

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  
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心邊陲至必滅昆明之城平大宛  
之種豈足發輝皇猷增榮簡冊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  
陛下鏡歷代無益之端脩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



五城晏閉百蠻嚮化四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關防暫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鎮初懼寇戎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却兇孽不勞干戈臣靜思遠圖為國久計莫若存信施惠多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贈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為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衡原州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筭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

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踈籌畫庸近受恩非擬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奉表 云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表六十四

邊防三

屯田倉  
牧附

論西川討賊表一首

論討西戎表一首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一首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一首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一首

請置屯田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脩義倉表一首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一首



論西川討賊表 憲宗

元稹 元和初

臣某言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  
 陛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又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  
 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  
 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董集作動之於集作以非幽伏被  
 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  
 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觚堅本頑心疑者滯者幽  
 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  
 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  
 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  
 之作亂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

以放死之豈不欲變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不  
 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  
 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與苗人  
 崇人之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在生  
 成孰不柔茂而最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蟲賊於其心假蟻  
 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  
 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誦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旌  
 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污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  
 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  
 之罪集作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  
 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



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吊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以聞

論討西戎表

前人

臣某言臣某月日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已來國家所以其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無集作非他不得備戎集作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焉則圖功

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方人則曰使之集無此力

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克苟謹閉繕完不失其守

者則朝廷議賜集作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

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帥之刑無所加也

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

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種之術不脩而屯

聚之兵集作方大逸也今夫邠岐所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

所理也土宜殖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

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防守之外一切出之於

野限之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由集作因

其卒伍樹之帥長固其塋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



所接畛之兵戎騎纒歸則復耰鋤獲報之事若此則曩時  
之聚食者盡歸爲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  
禦之兵矣不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  
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  
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  
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  
即叙哉此禦集作備戎之大畧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  
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碁者將劫其碁必固其羸是  
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警南蠻無貢賦集作  
絕貢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守  
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釁啓心之日也

陛下其圖之愚臣無任懇欵憂惶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  
表以聞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

常嗣立

臣某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社  
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聞伏惟少紓僅踰數  
月朝廷未議所伐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必希激  
幸啗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搖足以觀釁臣自聞  
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扇其軍又以  
誅戮天其或者勦絕姦類大振皇綱陛下得不上順天心  
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臣竊爲陛下惜之何則夫以少  
誠怙兵偷安二十餘載恩惠自己人知素懷衆之所懷必



厚其此字無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具聞不與者半所以人心

持兩至有動搖以斯觀之或未盡附少陽又以新殺其子

必有疑衆之心今若及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

可為其帥者使馳而入之移少陽於他鎮以待之彼得一作

被待所安必效順承而無固衆之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

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隱情若先命中貴他日奉明詔

將告易位以誠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當今節

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鐔寬厚慎重練

識軍情必能悅慰群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鐔於淮西而俾

一無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此字無遷授之權而內足以除

姦蠹之本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鐔推誠以蒞衆是淮西

絕繼代之業朝廷存弘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孤胤之勢

示去逆效順之利自然風靡以承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

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者以為少陽兵戎賊臣曾居

叛黨若將易處於關輔之地寵任以兵戎之權何異夫朝

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難拔源長者

難絕彼盤結衆根其人久矣我能絕之使安植施於他以

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之道而欲頓歸於大

攻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於天下者豈不恃衆違命

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均矣不可獨赦則必

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賦耗竭之日是使蒼生



與流亡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以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而保其成筭哉伏以國家艱難已來河北戎臣竊擾州郡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時即謀使生人之心率以沿習為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冠百王事當其機宜以時革臣不勝誠懇悃欵之至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

張述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宣聖旨以淮西事體令臣謬竊藩隅每慙叨忝職惟承命恩深隕越一作思不越人陛下特迂宸聰議及凡品累從聽之德慙格聖之才感恩徘徊難酬寵遇敢不罄陳愚瞽竊備薦堯伏以少陽男元

濟不取聖裁擅理戎務國有常典罪必當誅或恐淮西一使曾經反側衆情所裁覲自偷安元濟此時求免無路陛下式遏為心死寇一無此二字固合深除剪滅猥蒙詢訪無有寇能不死勢必萬全天討淹留衆心前却則干戈難弭殺戮滋深陛下愛人之心異殷湯釋網之意伏願與輔弼信臣朝廷碩德平章利害以取厥中使兆庶安生四方蒙福實天下幸甚豈惟臣一方臣所部兵馬排比有序但思報國恭候指揮伏惟賜鑒微詞俯察愚懇輕陳辱烈慚懼伏深云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

王計

臣某言中使至奉詔兼宣口勅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



不起所疾奄謝明時聖情追念藩臣良深軫悼少陽男元  
濟不待朝旨自領軍戎陛下尚念舊勲特頒詔命異其追  
悔未即加兵以臣謬列方隅俯賜宣示絲綸遠降天使荐  
臨祗奉睿謀仰荷玄澤亮臣微賤素無識知猥蒙恩私訪  
以去就其於利害臣所難言以臣旋觀誠在天斷伏以陛  
下內有輔弼外有勲賢資廟筭可以叶宸衷審政議可以  
正天下如臣庸瑣備位藩屏爲將非衛霍之籌在朝無絳  
灌之列徒以虛承重寄苟竊明時每荷寵光載懷兢惕豈  
敢輕塵聖聽以冒天威彷徨靡寧進退惟谷臣有愚懇思  
欲上達况承天問敢不奏陳伏惟陛下光有萬方子育兆  
庶安危所繫實在陛下忠於陛下者則獻弭兵之謀諂於

陛下者則獻用兵之計臣性本專直心願竭忠苟徇群情  
是惑宸聽臣若勸陛下縮兵匿申則淮西受賜又慮多士  
橫議微臣以臣私情有何阿黨二途之內伏俟聖裁臣於  
藩閩之中名位最下雖陳鄙見豈副天心其有不載表章  
附李誠義聞奏伏希玄造俯賜明鑒限守戎律不獲陳露  
闕庭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

陸行險

臣某言臣聞忠以事君則正其詞所以誠臣也諂以事君  
則僞其辭所以諛臣也臣以多幸生逢昭代受方隅之重  
寄籍一作竊日月之餘輝荷寵益深殺身難報而心尚蹇直  
志無回邪苟利國家敢無隱一昨中使李誠義銜命遠降



軍中蒙以淮西事宜俯賜宣示跪捧宸諭在受德音仰荷  
自天之恩下訪列藩之將恭承聖問思露下情芻蕘之言  
慮有塵黷誠義廻日已附表奏聞雖詞達於上而誠款動  
天彷徨轅門懼獲罪戾伏以堯舜在上伊臯立朝陛下謀  
及宰臣詢於卿士並以弼諧帝道匡贊皇猷在臣何知豈  
宜獻計然臣擁旄歲久受國恩深玄造未酌赤誠空竭得  
申犬馬之志敢逃湯鑊之誅仰天誓心白日所鑒伏以陛  
下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覆載所均無遠不至溥天之下孰  
非王土率土之濱孰非王臣永言雨露之澤豈隔遐邇邇之  
人今少陽云亡胤子在疚賞未追於後嗣兵已纏於四郊  
然則一方之人豈非陛下聲教所加盍示懷柔俾霑恩信

料中外日獻章疏來陳所見以惑上心夫爲奸邪者則  
願師旅荐興秉忠誠者則顧干戈再戰群情不一豈叶大  
中伏望聖明燭幽宸鑒及遠誠宜辨邪正於衆口斷可否  
於萬機擇善而行從諫則聖如臣愚直謬竊寵私不敢以  
息兵沮一作阻議今所上表貴以直書非敢私於淮西誠願  
安於宇宙不然者恐煩聖上之慮有費天府之財不惟塗  
炭一方誠亦憂危四海盡忠於國者猶自銷難不忠於國  
者因此生禍國之理亂實所攸繫伏冀陛下弘以好生之  
德降以推恩之典使死者獲媿於幽壤生者盡節於聖朝  
凡在臣子孰不幸甚陳露愚懇輕冒天威周章失容進退  
無撓臣限以戎閫不獲陳露闕庭無任憂惶殞越之至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奏天表 錢珣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略無遺得必勝之帥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苞藏難測聖慮潛察睿斷勇為爰命宰臣使奉成筭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兼量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况去秋寇孽犯順鑿輅出居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憝尋平宮闕復清生靈全活今纔周歲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瘡痍之疾一作患臣等所以

累因敷奏具為便宜且乞明聖

一作聖明

更詳事理緩謀周慮

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睿志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瀝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天顏密承聖旨又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更共平章祇稟宸嚴敢不傾竭蓋陛下將恐姦兇遽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動驚塵備審睿懷切在於此又以為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固合所宜然臣披抉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以為長策一旦懷光繼叛畧刻難安遽遠宗祧遂



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  
盡忠之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度量實恐稍難  
二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  
間道直趨闕下一作域闕大縱戕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  
其利謀危救亂欲仗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  
安止若使鑿鈴順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况  
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  
之氣金一作全在西方昨者冒此風與犯陰陽大忌今陛下  
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忝爲臣子  
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  
敬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  
無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靜無爲今則伐  
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謫見之後衝王氣以征行  
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  
英朗疏通且思守位以陛下語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  
之言裁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聖慮自深輒貢直言  
難逃罪戾臣某等無任惶越懇激之至

請置屯田表

張說

臣某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  
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  
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蒿爲秔稻變斥鹵爲  
膏腴用力非多爲利甚薄諺曰歲在申酉乞醬得酒來歲



甫邇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  
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  
儲未贍邊軍未息靜人農業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  
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集作也  
正以職在伏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囿遊非朝廷  
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支度及溝  
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  
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論廢楚州營田表

為淮南社相公

憲宗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  
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

致用義在隨時

云

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則徒有廢

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  
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  
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  
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  
里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

請脩義倉表

齊映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酬天地之仁懷涓埃之勤  
者冀禪海岳之大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為况臣受寵過  
深感恩逾切不竭忠以自效是盜祿以苟安臣某謝臣  
伏見一時憊雨一谷不登黎庶以闕不知卿士以月俸



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春  
接夏時雨暫憇陛下心憂於清穆之中躬禱於靈池之上  
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禽呈瑞於御前膏雨布澤於天下  
遂使百谷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代成蕪讓之俗  
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顧此齊人俱受其賜此何異開  
口待哺澡身仰衣豈知宸衷一作心不可常勞靈雨亦難恒  
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祖宗之成法復脩義倉以  
救歉歲則黎人絕水旱之困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勞  
乃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雍熙豈臣率心實聞方冊又臣  
伏以賦稅之道理化之源必資考古酌今以通其變俾爲  
經制豈利因循各具狀別隨表臣恭中謝伏以聖心屬念

惟在黎元微臣蠢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竭  
誠請理猶未明輕冒宸嚴不勝隕越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甫牛羊奴婢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  
奴婢擬於登萊州置監牧此必有人謂頃歲以來軍裝所  
資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爲陛下  
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爲盛明天子  
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爲匹夫藉空虚之地  
罄勤勞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  
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欲  
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况和市



通送所在搔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君之與人上下同體無所間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農傷豈徒百姓而已又今牧童取其牛在將者下俚尤要十一無此字一則利其孳產二則不廢營農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重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事湏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陪則破家業一作產雖官得一牛一羊而百姓已失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二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水氣加以風迴秋則早寒春則晚煦深山大澤咸生蛟蛇一作

蛟若置群牧必多死損此則有損無利三也高原之田百姓耕植下濕之地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失下田至于牛羊復相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被侵蓋失國家租賦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荊益等州親疑和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姦豪掠來一入於官永無雪理况南北既遠風土非宜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損無利五也且方今東泊滄海西泊流沙亭彰多虞甲冑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繼由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略舉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首光啓玄猷將命使臣分道巡撫簡而靜鎮難必又安矧乃征伐外繁徵求內廣欲使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剪鳥之翼而望其騰蹇一作飛騰脫魚之



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所恃者人人所生者食食所  
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  
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  
哉臣又度羊之為須非軍國切要假命畜牧能遂繁滋三  
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為用乎  
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  
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戇知其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  
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廻聖慮即日  
停絕天下蒼生豈勝幸甚味死上奏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表六十五

刑法一

刑法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一首

論薛子雲等表一首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一首

見六百九十七卷

諫大赦後遷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一首

論廢官官屬表一首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一首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一首

論刑獄表二首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表

太宗

朱子奢



臣伏見櫟陽縣魏禮臣為斷河池一作陽縣令崔文康事失情奉勅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勅更為勘當今大理奏禮臣枉御史不阿勅令依其折辯賜以極法伏尋禮臣斷事乖僻正合解免不知其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勅重問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寓予愛蒼生一無失所載懷夕惕矜愚泣罪帝王盛事乃至如此禮臣橫訴止當上表不實律有明條今便賜以極刑恐傷過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續縱欲思營改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臣母氏年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旦逢此情何可言伏惟陛下日晏忘勞申理冤屈所以四方士庶咸湊闕庭今欲遂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禮臣上表被誅不知愚昧獲死後有欲自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聞伏聽勅旨

論薛子雲等表 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宣勅別將薛子雲竇善衛二人釋禁引見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側量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大馬微志不敢隱默臣聞殺生威權帝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



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逆相枝蔓一作雲搜希冀恩澤挾僞干真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禮無所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讓辜王司須定實罪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為盛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願許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見六百九十七卷

岑文本

諫大赦後遷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 太宗

孫伏伽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舊唐書諸舊典故

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

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

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

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今月十唐書無十字二日發雲雨之制

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

之此非直赦其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

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

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



推尋逆城之內誰無罪者唐書作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若論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

云路一作狗吠堯狗吠二字一作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

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

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

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

無君所以祗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

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幾而作今四方既

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須自唐書作守

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

畏哉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罪

賞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疎如臣愚見王世充

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

幸甚

論廢宮宮屬表

太宗

許敬宗

臣聞先王慎罪務在一有恤刑往哲寬仁義在一有宥過

聖人之道莫尚乎一作茲竊見廢宮官寮五品以上除名

棄斥頗歷溫寒一作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

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

萌宮臣一作官僚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寃焚

山燬玉稍同遷怒伏惟陛下至德欽明哀矜庶類聖情冥

感昭格上玄是天監孔明重申靈命神襟喜念恩加率土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七



爰詔寬鞫單被普天惟此數人未沾洪造伏尋先典例有  
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滸昌邑中尉則王吉  
免緣於海昏譬諸樂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  
於張敖主以克迷悉陷一作其誅夷臣以賢良皆荷一作荷彼收  
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亦一作又遵斯義楊勇之  
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綱古今裁其折  
衷史藉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  
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  
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朴或以忤意因而一作見猜嫌一槩  
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臣早預藩寮深蒙錄  
舊趨馳左右二十餘年伏見絲言每求輿誦所懷狂簡輕

敢以聞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竇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  
來之所詣委然智純戚屬使任女為王妃結髮從戎實惟  
故舊書言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事自須進退  
以禮方今刑網寬大不以疑罪與民弘基所注箭射舍中  
事已非實智純自藏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  
得失陛下已出智純為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  
畢今之餘事只是窮逐語言但智純戚屬貴望親姻既蒞  
職居官布在朝野相逢談說言議是常兼復其婦積病在  
床命懸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窮



此事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樹誣弘基家人刑名指歸殊非重大况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又窮逐便成苛細生於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短情存故舊不失善聲即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不取不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

高宗

薛元超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拔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效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微款伏見近日奏揚州人高敦禮詐宣勅乘驛馬採藥其日奉進去不得至秋即决敦禮犯狀實當萬死但以罪非惡逆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人者德配二儀則天之爲政今既

勾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春之月無焚山林言順陽而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順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姦偽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掩義隱賊出自帝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內之廣何得全無姦偽天皇踐極以來恒已寬仁被物故中外提福區宇又安以太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以一作謂上遵玄老之風伏請稽諸彝典暫迴聖慮臣識不及遠輒申愚見懼不瓦合伏增戰慄

論刑獄表

文粹作諫除濫刑疏

武后

朱敬則

長壽中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惜日愛功疾耕急



文類 戰人繁國富遂一作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

薄可行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既而二字一作鋒鏑既一作銷石城又毀即一作諒可易之

以寬大一作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

導之秦則不經一作秦淫雪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

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

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

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

夷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

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如是陸

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

一無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一作恐置

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

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踰何十二帝

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

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文粹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

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一作

刑名不能文類作摧姦禁一作暴故置神匱一作開告端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一作順一作無罪不除

人心保能文粹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



神謀盡

一作入

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

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  
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  
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  
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  
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湏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  
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定章程下恬  
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文粹作斷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鋷  
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一作室羅織之跡使天下黎人一作  
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武后

徐堅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知  
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  
無異望適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  
諸部勦當所尋有勅停勅迄至于今猶尚追攝豈非勦當  
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  
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  
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勦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  
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  
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  
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  
法覆奏則死者其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



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  
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而  
望者願踈而退之囹圄無寃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  
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  
登朝稽康被刑而稽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  
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  
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  
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  
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  
令同常例各使怛懷姚璿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  
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弘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

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  
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  
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伏惟  
皇帝陛下二儀合德百姓爲心一物不安納惶興想竊見  
關西戶口負募赴都聖旨含弘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  
數萬餘家受使之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戶抑此陪郭然高  
戶之位田業已成安土重遷人之恒性使者強送俛俛進  
途一人怨嗟或傷和氣數千餘戶深宜察之臣望令檢勘  
先投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還貫若神  
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戶在洛者甚衆令檢括兼簡  
樂住之人微有資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宅舖之地令



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戶黎庶得安於本業此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弘均養之人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覲之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僣無任悃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表六十六

刑法二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一首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一首

為將軍程颺弼謝放流表二首

為蘇宏暉謝罪表二首

謝免罪表一首

為人謝放父罪表一首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一首

請代父死表一首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

武后

李嶠



臣某等言伏見逆人王慈徵等並擢自凡庸累承恩獎遂得叨榮秩職此禁戎任切瓜牙寄同心膂而忠勤之志莫效於鷹鷂悖逆之憊反同於梟獍向使耶謀不洩陰計遂成將恐變起宮闈禍生肘腋此實靈祇之所切齒臣子之所寒心若但寘以恒科委之常憲何以明大憝之愆咎杜元凶之覬覦望請汗其宮室輟之都市用遵雷電之象允叶春秋之義則衣冠塞望夷夏甘心無任憤切之誠謹冒死陳請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爲累表

武后

前人

臣某已下文武官九品以上二千七百五十人等言臣等伏見今月九日恩制緣逆人親屬有能公勤清白者自當

隨材擢用不以爲瑕宜各坦懷佇收來効臣等仰承恩遠

伏誦德音感戴屏營忉舞相屬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季

末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浸往惻隱不

建於昆蟲

一作蚊

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郊天厭淫害誕

興明聖掃百王之餘弊張網羅而更理去貪殘而遂生育

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屐劉寰瀛凱懌刻薄之風盡敦厚

之化流猶且締想納惶凝情溝壑在予之旨固以

一作已刑

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固日者亂臣千紀巨滑滔

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泥之爲變吊

管蔡之不臧法當電之威誅而不怒

一作怒

用春秋之義斷



必以情擢其髮而塋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法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豈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終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我有大造於群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踰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陛下祚始鄴鎬嗣周家之忠信卜於纏洛承夏鼎之休明三后在天日歆於盛德四夷為守永慕於高義方當鬼神降福

豈止黎庶歸心臣等沐道昌期叨榮顯列觀太平之德禮聽中和之詩頌雨露之施徒仰於財成天地之仁豈議於酬答無任欣戴踴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將軍程處弼謝

集作 武后

陳子昂

糞土臣某言臣以殃疊姪構凶逆臣合宗族誅戮以顯國刑不謂天慈哀矜宥從寬典全臣骸骨生竄遐荒窮魂再造以崩以躍臣某中謝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窮痛之至則呼所親何者君父恩深臣子懇切况臣蒙陛下恩遇如子於母今為子不孝為臣不忠長辭闕庭永歿荒裔悲窮痛恨奈毒誰依即使朽骨埋魂長城泉壤懇誠莫展幽



翳明恩實恐隱匿於君不盡臣節明神誅殛瞋目貽殃輒  
敢隳裂肝心罄竭誠懇殘喘冒死期少謝恩伏惟聖母神

皇陛下哀矜

集作憐

垂察臣某

中謝

臣聞太馬賤畜尚知主

恩草木無心猶感德化臣雖駑猥不足比人負榮懷恩能

無感激臣山東孤賤

一作子

朝無親故性識愚鈍才無可堪

非能矯迹立方

一作身

飾行執物假借名譽為時吹噓遂得

宿衛階墀忝職即將勤勞莫紀尸素已多任經十有三年

竟無一階升錄臣之駑劣於此可見而貪榮冒寵尚不知

歸陛下應天受圖恢纂大業又不以臣駑鈍特見褒昇擢

任中郎委以心膂在職未幾即校檢將軍總逾一年又加

正授未盈三載貴顯朝端寵渥隆崇莫與臣比臣每刻肌

骨曉夜思惟臣以何功謬私天造超群越輩顯赫明朝應

由臣天性專愚志一守直

一作志守一

行不負物心不愧神盡

忠事君竭力養母所以聖慈幽鑒曲昭懇誠寵任無疑委

同親近不然愚臣何取

集作以

叨此殊私

集作恩

臣兇險罪深

母不終養爰初遘疾以至終亡天慈再三降醫賜藥酒脯

珍膳繼踵臣聞優問慇懃若同親戚臣之子母何德於天

子貴母榮恩禮重疊臣誠不孝至頑至嚚象此恩榮豈無

感戴臣愚性為善不願人知非敢自矜用為僥倖皇天后

土實見赤心臣徃任郎將之日陛下特以臣貧賜錢

集作銀

及綵臣以天恩非分矜憫賜臣懷戴之心祈懇宜報遂用

於天宮寺寫經造像半為聖主半為老親臣以君親之恩



所宜並報報是常理不合人知自爾造成實集作無知者

臣今日獲罪不合上言實以事君之心所宜罄盡善惡有

隱恐負赤誠况集作臣長沒黃泉無見聖日區區之意安

可不陳臣每以陛下恩深微臣命淺常願湮宗滅族獲報

萬分何圖誠効未申凶孽先集逆天反道背德孤恩汗辱

門宗虧缺臣節此臣所以推心泣血仰天號跳長負陛下

之恩終無上報之日煩冤屠一作毒心肝以糜比者待罪

幽囚已合殞身碎首為奉陛下賜書示諭照察臣心所以

捧戴偷生假息殘喘今已蒙寬刑集作兄弟獲全投竄遐

荒甘禦魑魅臣之慶賴復何可言所恨亡母棄背即遭此

禍几筵塗炭孤魂煢煢存者流離亡者哀痛辛酸幽顯為

代所悲應由臣不孝不忠延此禍酷何以面目下集作見

先臣何以心顏拜辭天闕生死無措求訣於今即以某月

日部勒妻子奔波就道即應死滅結草幽泉伏願皇母神

皇陛下至尊寶神為萬姓加騰天下提福以祐蒼生壽如

集作南山永大無極不勝戀慕感咽之至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武命前人

臣某言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集作宗滅族以顯國

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遂蒙

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

章惶再崩再隕前篇作罔臣某中謝臣山東孤子朝無親

故智集作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群越輩崇以榮寵昔



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消埃一階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  
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總逾一年  
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前篇作隆宗莫與臣  
前篇比臣之孤賤貴前篇顯知慙臣又凶殃積罪其投魑  
魅孤負陛下之恩未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微酌豈  
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  
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集作荷德戴恩萬死無報  
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此篇五百九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為副大總管營

集作屯營

大將軍蘇弘暉謝罪表

武后

前人

臣聞徐狃不龔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嚴刑  
未有逆命矯天而逋豐鼓之罰亡師沮衆遂寬戴杜之誅  
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群生萬國所以  
宅心百蠻由其屈膝而契丹兇狡敢竊邊陲毒害生靈暴  
殄天物皇兵順伐仗仁義以龔行窮寇姦回憑險阻而猶  
闔臣等仁虧聖略知集作智昧詭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犬  
羊之旅誠合結纓軍壘抵罪國章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緩  
三苗之伐禹湯罪已不與萬方之辜遂得齒劍餘魂更參  
授鉞之任死綏之魄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義以來甦三  
軍感恩而怵躍集作躡瘡痍再起俘馘是圖將士同心誓雪  
孟明之恥殤魂共憤思抗杜回之讐臣等殉義忘生報恩



惟死不勝集作任感激慶戴之至

同前武后

前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已前赦書赦臣萬死總削見任官秩還復本將軍名始慶再生即榮寵命宛轉踴躍感戴慙惶

臣某中謝臣聞鑿門受拜集作律本合忘生對敵臨戎徇節

惟死此乃國家恒典軍政嚴科臣妄以薄集作庸才謬叨重

任不能深圖遠筭馘醜摧凶以宣廟略之威永息邊人之

患屬以軍前挫衄士卒奔亡臣後繼驅馳戰鬪交合川谷

地險客主勢殊步馬相懸左右受敵決死爭命集作泐力

盡途窮遂以龜貅之師衄於犬羊之衆誠合集作宜刎首謝

罪集作國殺身報國集作恩陛下弘湯禹之仁務寬大之典愚

臣同孟明之侶遂免嚴誅白骨在榮丹慊未泯誓將枕戈嘗膽殄逆梟凶躬為士卒之先以雪殤魂之憤肝腦塗地少答鴻私不勝荷戴再生榮幸之至

謝免罪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今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勅旨以臣所犯特從放免伏對恩命奄奄飛揚臣某中謝臣巴蜀微賤名教未

聞陛下降非常之恩加不次之命拔臣草野謬齒衣冠臣

私門宗祖幽顯榮慶豈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肅恭名節

上答聖恩不圖誤識凶人坐緣逆黨論臣罪累寔一作死有

餘辜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陛下弘慈育之典寬在宥之刑

矜臣草萊憫臣愚昧特恕萬死賜以再生臣身首獲全已



是非分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臣若貪冒寵私醜顏恩造復  
塵舊職以玷清猷螻蟻微心實慙面目伏見南集作西有未

宥之虜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誅未息邊戍臣請束身塞  
上奮命賊庭効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綏動

集作荒夷愚臣罪戾將補萬一若臣獲死鋒鏑為厲犬戎

集作古人結草實臣懇願不勝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為人謝放父罪表集作為張著武后前人

臣某言臣父某守官不謹獲罪自躬犯非清廉法宜不赦

實由臣為子不孝使臣集無父陷刑憲天恩不盡集作嚴

科放全首領臣得父子相見已是非圖豈謂天澤無涯更

垂休命臣父子兄弟免罪從榮載惶載殞實慶實躍臣某

中謝臣父子凡品守道幽微天恩矜憐集作見垂採錄

承恩幸廁列陪臣自得侍奉已來於今十有八載雖藝業

無紀勞動不聞小心恭勤實免憊過明明昊天實昭實察

不敢有二不敢有私夙夜兢兢集作惕若厲所以父母

兄弟皆荷恩私叨職謬官並在集作供奉摩頂至趾豈足

上酌愚臣兢兢實慙夙夜集作不意臣父昏集作老恃寵

忘公貪潤微財取犯朝憲應由集作臣不忠不孝使集作

父無良蕪耻不修幾諫有闕遂使陷於刑法玷國憲章集作

有玷臣之萬死無補此責刻肌刻骨泣血泣天恨負聖恩

以媿朝列臣宜代父蒙罪自殞闕庭不合偷安尚求苟免

誠以天波昭洗得更自新以忍垢偷生克躬自勵冀將集作



期萬一補過酬恩灰軀糜骨以甘心願伏惟神皇陛下恩  
同父母矜照懇誠信臣集作其赤心實有罄竭云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

中宗

張廷珪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  
二者苟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况陛下始  
復初業一作先業甫登寶位率土顛然欽佇聖化凡欲興一作舉  
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  
極逆蒼生苦之良有歲月憑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  
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忭在於親故並合從坐  
然量宜制法理或未弘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  
即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衆心此皆素無人望理藉

如此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乃天地之眷人祗之望  
非陛下而誰誠宜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寬以理之豈  
更誅夷以虧至德况易之兄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  
大半欲盡殺之則罪不加衆欲少殺之則法難畫一在都  
城者乍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察  
安之之理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令其  
自新仁風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

請代父死表

玄宗

張不耀

開元

臣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  
父文成充使不了特宜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街衢驚  
歎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



整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  
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不耀萬死猶荷再  
生臣父朝無近親孤窶獨立苗踈難植根淺易危無風而  
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蠱舞法弄權霍甚周興  
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已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  
顏厚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  
但恨明時虛編咎晦疑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  
言乞不濫無辜庶冤魂重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  
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表六十七

刑法三

執奏裴景仙獄表二首

論夷州刺史楊濬決杖表一首

論刑法不便表二首 請替李邕死表一首

爲夫謝罪表一首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一首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一首

爲吳王請罪表一首 論潘炎表一首

論御史臺誣謗表一首 河南府論被謗表一首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 時爲大理卿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賊至五千疋事發  
逃走奉勅令集衆殺劫穴以景仙緣乞取犯賊罪不至死  
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  
非罪凡其舊唐書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嗣  
據賊未當死坐雖唐書作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  
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  
勳不棄平典斯允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之十五疋便抵死  
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

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  
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  
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昧  
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  
諸子各陷唐書作犯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  
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  
不其緩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况應勅決杖乃有犯配流  
近發德音並唐書作普標殊澤杖者旣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  
天下顛顛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  
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則國典有常率土幸甚幸  
甚制景仙決杖一  
百流嶺南惡處



論夷州刺史楊濬决杖表 開元二十四年 裴耀卿

臣某言臣伏見夷州刺史楊濬犯賊處死勅决六十配流

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舊唐書作庶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

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占

已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恥且格

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

稍别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

决杖者五刑之末品施於秩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

鞭撻今决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於

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

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頓挫唐書作屈挫拘執人或哀矜

唐書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

之意又雜犯死法唐書作罪本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决今

非時不覆决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杖唐書無杖字

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

又恐非聖心唐書作明寬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

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時决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

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

並乞停减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

臣無任

論刑法不便表

李彭年

臣聞明王理人也設法立制不私喜怒與天下共之忠臣



之事主也竭誠盡節不顧榮辱欲天下利之故得上下同心法令明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蓋刑措太平之道也今陛下作人父母勤憂庶政從諫不拂居安慮危臣所以敢進逆耳之言忘忤旨之罪伏願陛下少垂照察幸甚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人心竊見紫微主書趙誨爲取蕃人末河利刀子趣文書特勅處盡趙誨受賊罪不枉法又異監臨貪以敗官事雖挂網議而定罪國有常條若必責之以極典假有罪重做此者陛下復何以加之於法乎臣又聞政之所興事資賞罰賞罰必信人心乃安輕重或虧手足無措陛下若以借趙誨之命勵貪吏之心以臣之愚又將未益疑

夫法存盡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盡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爲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爲致死之條旣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僞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旣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



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  
刑刺之典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  
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群吏詢諸宰臣擇善而  
行國之利也夫古之人臣干救危犯者非一人也然遇主  
榮達者萬無一也一作焉其遭咎羅一作惟禍者不可勝數以  
此觀之豈臣之利也誠為主也伏惟陛下深察之臣識謝  
中庸才非上達猥以承乏叨居諫官既無涓埃之効實多  
尸素之責謹獻愚直輕觸威嚴儻益萬分其之九死

###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見詔書內外官取受一疋以上科本罪外放  
歸田里五疋以上仍於犯處便附貫者臣聞國之大禮必

存其故不易其宜循其教不易其俗故禮曰刑者例也一  
成而不可變此則百代常行之道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  
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又三等用刑之意也  
然設三槐九棘之吏入鈞金束矢之條蓋又慎之至也故  
詳刑則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怨恨不生則災害不作災  
害不作則太平之理也以堯舜之聖猶曰惟刑恤哉以成  
康之賢故稱明德慎罰為政之道可不慎歟自周室浸微  
穆王荒耄作五刑之屬立三千之條度時而用所謂刑亂  
者也春秋之時王道浸壞征伐交起教化不行子產鑄書  
見疵於叔向荀寅設法獲毀於仲尼偷薄之政自是滋矣  
秦至始皇專任刑罰赭衣塞路姦邪並生囹圄成市天下



愁苦劉項一呼土崩瓦解降自魏晉至于陳隋歷代興亡莫不因此故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當今天下有道庶政惟和四方無虞萬邦從政正可勝殘去殺道德齊禮大革前非淳風一變今乃下明勅峻刑書深非元元之望也夫刑罰者御人以威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而數變則人之心不安嚴而必行則獄訟滋起先王所言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懼人之有爭心也伏惟陛下取鑒前典率由舊章國用常刑俯收嚴典則政經有序德洽人心萬姓咸曰大哉王心茲用不犯於有司矣且臣聞寬者仁也政者正也上正其道下必從之陛下居無為之時行不嚴之化則如風偃草日用而不知豈待威之以深刑而欲革之以貪性苟縱免而無恥亦何益於政哉臣又聞之至刑無所用至政無所理故楊泉物理論曰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御人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今法雖大設犯者逾多臣愚以為持政之急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蓋急刑非止姦之意伏願陛下深思之臣識見近淺才非匡濟謬參列侍忝齒諍臣敢不竭誠以速官謗儻裨政化雖死猶生

請替李邕死表

玄宗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

善唐書作用後篇作舉能

舉唐書材棄行烈士抗節勇

後篇作奮不避死見危致後篇唐書作授



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

惜唐書生乎比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後篇唐書作誅陳

平棄後篇唐書作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後篇唐書

作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後篇唐書作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

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

苟免往者張易之弄唐書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常氏

恃後篇唐書作持勢言出禍應唐書作則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

姦謀中損後篇唐書作殞然則二字後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二字後

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

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唐書作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唐書

唐書積而能唐書作便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

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未

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唐書作若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

輪駘唐書作朽無取後篇唐書作徒獸視禽息後篇唐書作雖生

何為况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

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

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

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欵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

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惠義也臣獲二

善而死死亦後篇唐書作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

足以贖邕鴈門縫腋後篇唐書作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

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後篇唐書作想林父之功使臣得



明後篇作曠 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

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

歸死皇天后上實鑒唐書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唐書

亞夫得劓孟以為二字後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

七國之眾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

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

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

唐書作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

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

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此表六百七十四卷重出題作救李邕書內或節略

今已削去

為夫謝罪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

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曷遠

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甯

荒外再造之幸上谷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

譽疾惡如讐往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効武三

思之罪坐此為累不容于眾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

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疑

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

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



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直  
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  
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  
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  
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接寡邪黨相趨  
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唐書作吏是聽遣邕手書  
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糧唐書作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賊  
私吏以爲能守此加罪當時既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  
地誰肯爲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唐書作投骨炎  
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願邕充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  
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首紛身

萬死爲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  
天光垂照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  
醜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肅宗 邵說

臣某言臣聞郤宛之死罪由無極申侯之戮譖起濤塗惡  
直醜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書安  
思順并弟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卿元真等竭心聖代宣  
力先朝或任重疆場或寄深環列刈單于之壘殿天子之  
邦播筭竹帛圖形文素旣稱名將實爲勲臣哥舒翰與之  
不叶因謀陷害云共祿山通應兄弟盡誅二字一作冤痛  
之心歿而猶在安祿山牧羊小醜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



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闌比至成立假  
之姓氏及祿山擁旄薊北思順授鉞朔方雖則兄弟而情  
非黨與祿山未反之日思順屢已陳聞朝廷百僚無不委  
悉豈意姦人罔上成此盜憎生爲盡節之臣死爲銜冤之  
鬼趙母以先請免坐思順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飲恨何  
極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  
軫納隍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咸蒙齒列豈令思順  
兄弟獨隔恩私忠義之臣所爲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  
昧死上聞但雪此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逝者抱屈尚蒙  
見申則存者謀安故無究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  
服蓄疑之將當委質而來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幽明欽  
德無任懇願之至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

肅宗

賈至

至德中

臣某言伏見宰臣奉宣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  
令杜徽其罪將合寘殊死緣新收陝郡防遏要人特宜免  
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陝郡展効者臣等旣忝職司主  
在行下伏以聖人誅暴亂定王業必先明新唐書法令崇  
禮義於是百姓戮力賢愚悅隨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  
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戡定秦項而帝天下今  
陛下將欲清雲雨之屯掃攬槍之寇不自約其法恐異漢  
祖向時之事將何以成功業哉謹按王去榮是富平縣百  
姓朔方偏裨無專殺之權有犯上之逆且擁唐書數千之



衆不能整齊行列外攻強寇翻乃無狀挾怨內

唐書作殺

縣尹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以生漸臣聞去榮善放拋石能守

城邑曩者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之李光弼太原程千

里上黨許蕪

唐書作叔蕪

靈昌魯炆南陽賈賁雍丘張巡唯陽

無去榮拋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也其糧不足者自援矣

何獨陝郡非去榮不可哉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

復何止之若曰上答去榮而誅將來之犯者則是法令不

一而招罪人也今惜一去榮之才而殺十倍去榮之才者

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亂逆之人也焉

一作鳥

有逆於此

順於彼亂富平而治陝郡悖於縣尹而不悖於君乎况今

之律令太宗之律令也陛下不可惜小才而廢祖宗之法

也伏惟明主棄瑣瑣之能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

定師旅因茲整齊矣天下幸甚臣等不勝

云云

爲吳王請罪表

代宗

于邵

臣祗言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

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

宗親昧於名教罪因兇悖之子敢望全生之分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一自停務因茲杜門瞻闕庭而待命佇荒

陬以投俾

疑作界

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奉刑名

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肆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

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



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  
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無任感恩負德之至謹詣朝堂  
并領男前梓州刺史某等束身請罪輕贖宸嚴兢惶無地

論潘炎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日制命以劉晏殊死之責連及前禮  
部侍郎潘炎貶授禮州員外司馬天鑒孔明善惡懸別比  
諸子壻猶佐上藩凡所見聞莫不欣荷知德刑無頗而行  
於代也但臣比見潘炎爲性貞純致身無過介然特立自  
爲一時之選名不爲晏稱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  
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頃自晏居外使而安禮  
致書疏知而寒溫通意都不爲之開緘凡此之類蓋非一

二所以海內修崇名節者莫不歎伏以爲古人之中罕有  
傳對自晏伏誅衆望炎免况二年風疾手足拘攣氣息奄  
奄藥餌未復奉詔奔波即日登路籃輿卧載生死難圖臣  
愚識炎日久知炎至行伏恐斃一吉士爲代所悲冒責上  
聞庶幾下達儻蒙聖人迴聽恤以守道不回賜其殘生許  
歸田里免隨道殮俯叶群心將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浮之  
俗炎之幸也臣愚不識忌諱于犯湯鑊塵黷宸嚴陷身無  
地不勝知賢請命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列以聞

論御史臺誣謗表

德宗

齊暎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爲不合不賀宰相  
御史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



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罰聖慈  
照監特恩釋放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

中謝

臣伏以昨

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

一作明

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

典社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

關誦瀆禮近嫌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

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文性褊而剛不敢對衆陳白所以入

諮宰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智小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

下察臣等守直免臣罰俸懲勸斯在隕越何酬臣某

中謝

臣素庸虛叨蒙獎擢身則誠爲賤品官是陛下九鄉臺司

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禮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爲經

疑

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放罰特關

一作開

聖造誠合各守職

分上答恩私弘陛下太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

憤未洩求過轉深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

十一有十字

自緣公

事頻詣延英李文疑臣別有披陳遂欲山生瑕壘責臣不

賀宰相則上引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

破其牒已公行組織欲杜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說擬陷臣

之身不敢縷有塵煩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

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寬但恐誣構日深慈母亦當

動聽臣今不敢避李文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

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

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人



臣某官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讟未嘗辯明久必自孚庶無所愧况釋謗於已則必過於人棄讓違譏何愧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爲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謝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旣已積憂又加再歎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獎任不勝憂惶自家

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懽忻逐食者漸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茲嫌怒實此根由盖緣臣自到任已來事有不幸魯正寬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賊是疫人之害踈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何有今則彘章雖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爲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罪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承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牒內之詞却慮搖動愚下其牒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爲狂寇攘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尚



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勝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  
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貴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  
商議旣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榜  
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旣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戰  
越不知所裁今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爲  
耳目身在都城固諳纖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其待刑章  
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表六十八

諫畋獵遊宴

上諫獵表二首

諫馬射表一首

諫格猛獸表一首

諫畋獵表一首

諫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表一首

諫作乞寒胡戲表一首 諫安福門酺樂表一首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一首

諫停市犬馬表一首

諫不許突厥入伏馳射表一首

諫不夜飲表一首 諫內宴至夜表一首

上諫獵表 高祖

楮亮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一作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

勞帝業肝食思理一作政廢寢憂民一作人用農隙之餘遵冬

狩之禮軫一作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

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

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且杲之樂發彫弓而迫

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

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一作

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繞撓不能當其憤氣雖復

孟賁在一作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鼠一作軼事生慮表如或

近赴一作起林藜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一作官騎之

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

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代一作時遊官藩邸身漸榮

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見六百九十

虞世南

諫馬射表太宗貞觀元年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

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

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

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

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樂舊唐書近臣此乃無急唐書乘危



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旣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格猛獸表 太宗

魏徵貞觀十四年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誠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表益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

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

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英華作今按亡

秦之踵非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如宗廟社稷何

憑河暴武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

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

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聞

行貞觀政要作投荒野政要作村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

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尉羣僚黎

庶則天下幸甚

諫畋獵表 玄宗開元五年

吳兢

臣兢言伏見明制來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



至長春宮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關河士女  
莫不欣躍舞忭翹望帝車延頸企踵所思者德伏願陛下  
舉無失禮動則有章詩云敬慎威儀惟人之則愚臣以山  
陵始畢甫及逾年陛下縗服雖除心喪未已四海之內八  
音尚過豈可遽將犬馬爲娛鷹隼是務必或如此則恐傷  
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欲令萬方何所取則况禮經云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之陛下旣俯順當時之請唯行易月之  
制柰何更盤于遊畋以徇從禽之樂豈可謂明王之孝理  
天下乎而望德教加於百姓必不可得也昔魯侯觀魚于  
棠春秋尚列其戒陛下若旣葬而獵後代豈不爲刺且馳  
騫山澤之間經過林薄之下水谷之危未遠銜策之變不

恒伏願陛下重慎防微須爲社稷自愛老子曰我無爲而  
人自化我無欲而人自朴詩云爾之教矣人胥効矣由是  
觀之居上者必慎所好愚臣職居待問蕪掌史筆竊以君  
舉必書位一作法在無隱旣聞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猷區  
區之誠唯在於一作爲此輒敢冒死上陳伏願留神省察恕  
此狂斐之罪云云

諫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表

見六百九十  
三卷疏門

李綱

諫作乞寒胡戲表

睿宗

韓朝宗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中  
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



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彝典今之乞寒濫觸胡俗臣叅  
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以道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國  
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蹙蹙况匈奴在邸實繁有徒  
刺殺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邂逅驚擾則憂在不  
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  
庶政今所施爲豈徒然矣豈不以玄象變見疫癘相仍厭  
兵甲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  
私嗔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戊修政而桑穀自萎  
景公善言而熒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  
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未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諫安福門酺樂表

曆宗先天二年

嚴浚字振之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  
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  
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  
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無  
相奪倫不致糜費一作且臣卜其書史冊攸傳一作君舉  
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  
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  
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  
備非常古一作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遣動息重  
門弛禁巨詐一作多徒儻有躍馬奔車厲聲一作駭叫一



塵聽覽有軫一作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

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陟一作

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

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

情攸聞豈不悚然祗畏臣以為三不可也一作四不可且

元正首祚大禮頓先一作頓光百姓顛顛德咸一作咸謂業盛配天功

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

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呼嗟道路貨易家產損萬

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

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五一作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

之欲况自去夏霖淫經冬一作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

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主

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効之哉伏望晝晝

娛一作晝暮令休息惡斯一作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

下裁擇此篇六百九十八卷重出今已削去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

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

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飼舊唐書之以魚肉間之

以稻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

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鳩鵲鸚鵡曷足貴也陛下昔

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



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  
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  
願隳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

諫停市犬馬表

玄宗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僕等大齎繒錦將於石國和市  
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偕護於細行保於大  
猷冀無間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  
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順於走九法堯易於迴掌誠可却  
走馬訓旅契聖心通於兆人德音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  
退舍一解則亢陽出雲豈宜勞遠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

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布上非治

唐諫

國之要

下匪即戎之功將恐新麥未獲舊穀已空飢饉荐臻邊荒  
速寇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無以解其倒懸續于請命  
邇不自給遠不能輸戶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  
陛下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  
稷後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  
竭誠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諫不許突厥入仗馳射表

玄宗

呂向

臣聞鳴鳶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服

文粹作伏

豈齊仁獸是由

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  
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旣懼威靈又



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  
乃能收其頃文粹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

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  
英姿之四目送神藝之百發恩旨文粹俱極誠無得踰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  
略大過猶獨未敢取也雖聖胷豁達遇文粹物無猜而愚

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大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  
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玄兕墟幽土單于

為醢穹廬為濟何塞過青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有分限  
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廻雨暉之鑒祛九宇之憂執不

幸甚文粹自縱即以下節去  
却有悔將何及四字

諫不夜飲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為限謂之無度  
書之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為太子成婚訖  
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  
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后酒敗其德昔陳  
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  
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故不辭嚴誅輕敢  
聞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諫內宴至夜表

一作論  
災異表

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  
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



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

日亦未少虧集作月亦未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

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一作時盈缺若一作今過盛逾時盈

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誠耶一作也伏願陛下深

察熟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

抑所未安王在在鎬一作周王在鎬凱愷一作愷樂飲酒此誠大樂一作

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

下宴樂之餘一作終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